

联系我们 —— 故事中国网 [www.storychina.cn](http://www.storychina.cn)

2017

5 月 下



STORIES

# 故事会

®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10



与你同行

传承故事



# 《青春读本》 《滴水藏海》 最新选本出版

## 《滴水藏海》 体悟人生



## 《青春读本》 分享感动

由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选的《青春读本》和《滴水藏海》两套丛书，自出版以来，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学生读者的欢迎，多年以来畅销不衰。对于青年学生提高语文素养，作文素材的积累，以及人生观念的形成，道德品质的养成，都起到极好的效果。

现《故事会》编辑部最新编选的《青春读本》6、7，《滴水藏海》7、8，已于近日出版发行，每册15元，四册共计60元。

读者可通过以下方式购买：

1. 邮政汇款，汇款地址：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74号，邮编200020，收款人：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。

2. 登录《故事会》淘宝官方网店 <https://shop36332989.taobao.com/> 或扫描二维码购买。

咨询电话：021-64668742 64674759。





# 表象与真相



先讲一个故事。

某天，主持人采访一个孩子，问他长大后想干什么。孩子说想当飞行员。“想当飞行员好啊。”主持人笑了笑，“那我问你个问题，如果有一天，你驾驶的飞机突然没燃料了，你会怎么办？”孩子想了想，说：“会告诉大家系好安全带，然后我就备好降落伞跳出去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主持人听了，摇了摇头，打算采访下一位小朋友。没想到，那孩子却连忙拉

住了他：“我要去拿燃料，再回来救他们！”

故事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被事情的表象所迷惑。有时我们往前走一步，才能获知事情的真相。

再说一个故事。有一老一小两个天使，来到一个财主家借宿。财主非常吝啬，不但不给他们吃，还把他们赶到冰冷的地下室过夜。夜里，老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，就顺手把它给补好了。

第二天，他们又要借宿。与上次不同的是，这次借住的是农户，家徒四壁，不过主人对他们却异常热情，宁愿自己挨饿，也要让他们吃好，还腾出自己的床铺给他们睡。次日一大早，小天使发现女主人在哭泣，一问才知奶牛死了，而这是他们家唯一的生活来源。

很显然，这是老天使干的。小天使憋不住了，大声质问老天使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好人？为什么善恶不分？

“我真的善恶不分吗？告诉你吧。”老天使笑了笑说，“那天我们在财主家过夜，我发现墙洞外金光闪闪，知道那是外面堆满了金块。我不愿让财主得到这笔财富，所以就把墙洞给堵上了。”“那奶牛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女主人命限已至。昨天晚上，死亡之神要带走女主人，我用奶牛代替了她……”

所以说，有些事并不像它看上去的那样。

我们日常的所见所闻，总不过都是事情的表象。虽说有些表象就是真相，但大多数的表象却不等于真相。这就需要我们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。

其实故事也是如此。好的故事不会停留在表象之中，乱象之丛。因此，我们的作者不但要独具慧眼，更要有一双巧手，拨云见日，点石成金。

（插图：丁德武）



631

2017  
SEMIMONTHLY  
下半月刊

5月



STORIES

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“故事中国网” (www.storychina.cn)



开卷故事	2
笑话 15 则	4
头条故事	
请你上桌	贺小波 8
情节聚焦	
心机	张 玮 12
就差这一块钱	吴水群 87
诙段子	15
新传说	
就是要整你	杜 辉 17
血泪草	张正余 21
陌生的头发丝	曹景建 30
聊斋饭店	阿 超 33
精明的算计	陈效平 38
传闻轶事	
斗响	王永坤 25
放鹰	河西走狼 55
网文热读	
承认秘密	谢明宏 42
听风者	侯发山 82
东方夜谈	
馋鬼临门	魏 炜 44
茶汤	毛翔鹏 62
3 分钟典藏故事	48
外国文学故事鉴赏	
全世界最后一瓶酒	50
法律知识故事	
民间借贷要合法	王秀申 60
阿 P 系列幽默故事	
阿 P 失马	孙灿灿 65
中篇故事	
鸡战乾清宫	吴 楠 69
动感地带	81
民间故事金库	
狐狸洞里去接生	刘均国 84
幽默世界	
《特殊服务》等 7 则	金 凤等 90

2017年5月

下半月刊·绿版

社 长、主 编 夏一鸣

副社长 张 凯

副主编 朱 虹 吕 佳

本期责任编辑 刘雁君

电子邮箱 nina\_lyj@sina.com

发稿编辑

朱 虹 王 琦 黄怡亲 赵媛佳

美术编辑 郭瑾玮 王怡斐

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-6437 5030

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2325

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6469

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

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出版单位 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发行范围 公开

出版发行部

发行业务 021-6431 3938

发行经理 钮 颖

媒介合作 021-6433 8113

广告业务 021-6433 4376

广告经营许可证

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

媒体部

新媒体 021-6467 7160

故事会互联网+

《故事会》微博 @故事会

《故事会》微信 story63

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
《故事会》网店

shop36332989.taobao.com



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
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

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

国内代号 4-225 定价 4.00 元

特别提示：凡本刊录用的作品，即视为本刊已获得该作品与《故事会》相关的网上传播、汇编出版、电子和录音录像制品等权利。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，已包含了上述各项权利的报酬。如有特殊要求，请提前说明。未经本刊许可，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（包括但不限于：以非法的方式复制、改编、传播、展示、上载）本刊刊登的作品。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



· 笑话 ·

## 导航误事

大华出差后回南京，就约同事一起去放

松放松，还等下高速便给老婆打了电话：“老婆，计划有变，今晚回不去了，要明儿下午才能到。”

话刚说完，车里就响起了导航的声音：“您已进入南京市，前方三公里后下高速。”

还好大华反应快，立马大声说道：“什么破导航，想给老婆一个惊喜都不成！”

(口 米)



(本栏插图：包丰一)

## 夸年轻

这天，村里来了个货郎，张大娘让他猜猜自己的年龄。

货郎想了想，说：“你呀，十七十八二十五，好比二月嫩萝卜。”张大娘听了，十分欢喜，热情地招待了货郎。

老伴回家后，张大娘把这件事告诉了他。老伴说：“哎，你真傻，十七十八二十五加起来正好六十，二月的萝卜全身布满了筋，哪里还嫩啊？”

(龙德豪)

## 画像

一天，爸爸看到儿子从幼儿园带回一张人物画像，便问儿子：“这画的是谁啊？”

儿子一脸自豪地说：“这是妈妈。”

爸爸听了便跟他开玩笑说：“画得这么难看，一点也不像妈妈啊。”

儿子认真地解释道：“我一会儿还要给她化妆呢。”

(岸芷汀兰)





## 友情提醒

**老**婆发现自己长了颈纹，立刻慌张地上网买颈霜。

老公过来问：“你又想买啥呀？”

老婆正在认真看产品介绍，就简单回了句：“想买抹脖子的。”

老公听后，笑道：“那还用买？咱家菜刀、水果刀，什么刀都有。”

(极品咖啡)

## 属相

**新**年伊始，儿子便问妈妈：“今年我能不能享受些特殊待遇？”

妈妈不解。儿子解释道：“今年是鸡年，我是家里唯一属鸡的，好歹也算是家里的吉祥物啊！”

妈妈摇摇头说：“我看还是等到明年吧。明年是狗年，你就更稀罕了，因为所有的亲戚里就剩你这一条单身狗了。”

(陈洪盛)

## 划掉名字

**学**校上游泳课，有个男孩是旱鸭子，死活不敢下水。

老师说：“你再不下去，我就把你的名字从点名册上划掉了啊！”

只见男孩带着哭腔说道：“我怕这一下去，我的名字就要从我家的户口本上被划掉了。”

(刘 振)

**这**天早晨，小王正在睡觉，就听窗外有人大喊：“打死，打死，往死里打，反了，反了……”

老婆用胳膊捅了小王一下，说：“你快去看看，估计又是隔壁小夫妻吵起来了！”

小王把头伸出窗外看了一眼，就又睡下了。

老婆听到外面还在吵吵闹闹，埋怨道：“你怎么不去拉开他们啊？”

小王笑了笑说：“你别紧张了，是隔壁那家的老公在指挥他老婆倒车呢。”

(任万杰)

这是在干啥







· 笑话 ·

## 不赚钱

**张**师父新开了一家武馆，生意不错，可不到一星期，武馆就开不下去了。

朋友很纳闷，就问他：“为什么关门？”

张师父说：“不赚钱，这一星期差点没把我赔死！”

朋友不相信地问：“不能吧，你收那么多徒弟，怎么会不赚钱呢？”

张师父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教的是醉拳，徒弟们都太能喝了。”

(万杰)



## 文科班

**高**中分文理班，小明选择了文科班。同桌问他：“你理科成绩好，为什么选文科？是不是因为文科班女生多？”

小明说：“这个我倒没考虑。我就观察了前两届，发现文科班离食堂更近点。”

(岩上草)

## 不可能的事

**甲**：“山河虽然壮阔，但人是可以拔起来的。”

乙：“怎么可能？”

甲：“你没有听说过‘力拔山兮气盖世’吗？”

乙：“那河呢，也可以拔吗？”

甲：“拔河，你没玩过？”

(丁香清幽)

## 原来如此

**妈**妈下了死命令，让儿子马上结婚。儿子说：“这两天正和女朋友冷战，没法提啊！”

妈妈说：“快点解决！我等不了了！”儿子好奇地问：“你怎么突然这么急了？”

妈妈说：“我的红娘中介就要开张了，被人知道我儿子还没结婚，肯定觉得我这业务能力不过关啊！”

(潘光贤)





## 睡不着

老婆半夜醒来，发现老公正看着她发呆，便问：“你不睡觉瞪我干吗？”老公说：“睡不着。”

老婆便让他数羊。老公又说：“经常数，没意思！”

老婆说：“那你就换一样。”

老公说：“已经换了，这不正数你脸上的雀斑嘛！”（田龙华）

## 走失的狗

小陈家的狗走失了，小陈只好开车去找它，可在家附近开了几圈，还是没找到。

这时，他看到路边有个老大爷，便停下车问：“大爷，你有没有看到一条狗？”说着形容了狗的样子。

老大爷听了，把手一指：“你说的是不是一直跟在你车后的那只？”

（董行）

## 谁用了电话

约翰收到了一张高额的话费账单，让他很吃惊，于是叫来了佣人。

约翰说：“家里只有我们两个，我都是在公司打电话，几乎不用家里的电话，但是这个月家里的电话费却这么贵，你最好老实交代。”

佣人说：“先生，确实是我用的。但是哪条法律规定，你可以用工作地方的电话而我不能？”（吉小林）

对夫妻在散步，迎面走来一位漂亮的姑娘，老公碰了碰老婆的胳膊，说：“看，多么美的鼻子啊！如果长在你的脸上就好了。”

不一会儿，又走来个漂亮的女士，老公又对老婆说：“你看这人的小嘴多美啊！如果长在你的脸上就好了。”

这时，走过来个盲人，老婆冷冷地对老公说：“你看，这双眼睛多好啊，如果长在你的脸上就好了。”

（解敏）

## 长在你的脸上



本栏目欢迎来稿。如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，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nina\_lyj@sina.com。





· 头条故事 ·

小丽发现件怪事，每次去男朋友家吃饭，他的爸爸都不上桌……

# 请你上桌

■ 贺小波

这天，老何的儿子大明第一次领女朋友上门，老何天不亮就起床去了趟早市，买回一大筐菜。

说起来老何也怪不容易的，老婆走得早，这些年他既当爹又当妈，其中的酸甜苦辣自不必说，现在儿子谈上对象了，他自然很高兴。

十点多钟，大明和女朋友小丽手拉手进了家门。老何一看小丽人长得漂亮，心里直偷着乐。让他更可心的是小丽特别懂事，看他一个人在厨房忙活，就主动挽袖子帮他择起菜来。

老何不愧是大厨出身，烹煮煎炒，忙而不乱，时间不长一大桌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便端了上来。然后，他招呼大明和小丽入座。

“哇，好香啊！叔，你真棒。”小丽由衷赞道，大明趁机殷勤地夹



起一块排骨塞进她的嘴里。

老何憨厚地笑笑：“只要喜欢吃，以后叔天天做给你俩吃。”说着，转身进了厨房。

小丽嘴里含糊不清地喊道：“叔，别忙了，一块吃吧。”

“你们吃，我刚才边做边尝，肚子现在还装不下，等消消食再吃。”

就这样，每次都是老何张罗，





小丽吃了几次饭，就有些过意不去了，正巧这月多发了些奖金，朋友怂恿她请客，她就打算连老何也一起请去。

老何一听，头摇得拨浪鼓似的，立马拒绝道：“孩子，你有这片孝心，叔就很高兴了。叔当年就是大厨，什么菜没吃过。再说都是些年轻人，叔就不掺和了。”

小丽撒娇道：“叔，这家饭店有特色的野味，保证你没吃过。当然吃饭是其一，咱主要享受一回被别人伺候的感觉。”

老何拗不过，只好答应了。

大明开车载着小丽和老何去了那家饭店，小丽的朋友早就等着了。进了包间，服务员拿着菜单让点菜。小丽接过菜单往老何面前一放，说：“叔，你点。”

老何却把菜单轻轻推到小丽面前，笑着说：“厨师不点厨师做的菜，还是你们年轻人点吧。”

老何话毕，小丽的朋友便抢过菜单毫不客气地点起来，足足有十来个，老何听得直皱眉头。

工夫不大，服务员就把菜端上了桌。小丽拿起筷子，夹了块最大的肉先放到老何面前的碟子里，说：“叔，使劲吃呀，不够咱再点。”

“够了够了，你们也吃。”老何

嘴里应着，手里拿筷子的动作却不很麻利，而且吃得也很矜持，好像在努力克制着什么，半天没把碟子里的东西吃完。

其间，小丽和一个女性朋友去了趟卫生间。朋友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：“小丽，你男友他爸为啥不喜欢吃肉，是不是有肝炎呀？”

小丽恼怒道：“胡说啥，你才有肝炎呢，请你吃饭，还这样埋汰人。”

朋友一本正经地分析道：“你看呀，你给他夹的肉他吃完了吗？刚刚你见他主动往盘里夹过菜吗？”







· 头条故事 ·

是不是顾忌啥呢？”

小丽嘴上狡辩着，心里却犯起嘀咕：还真是这样，去他家里吃过多顿饭，从未见他上过桌，每次都有借口错开一起吃饭的时间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才五十出头，正是当大厨的黄金年龄，为啥就辞职不干了？是不是得了肝炎，让饭店给辞了？

小丽越想越担心，就喊着大明去医院做肝功能检查，骗大明说先熟悉一下婚检的套路，乐得大明一蹦三丈高。检查结果显示正常，让她稍宽了心。但重点怀疑对象还未排除，这又让她惴惴不安。她不好直接对老何说，就让大明动员他去体检，说人上年纪了，各项功能都在减退，疾病自动会找上门来，一定要防患于未然。谁知老何大大咧咧地说不花那冤枉钱，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，弄得小丽哭笑不得。

按说大明父子对她好得没话说，可这病毕竟传染人呐，天长日久难免有大意的时候，大人还好防范，万一将来有了孩子呢？

几天里，小丽一直纠结这件事。大明再喊她去家里吃饭，她总找理由推脱。

再说老何见小丽上门的次数少了，每次即使来了也不留下吃饭，

隐约感觉出了问题，就问大明，大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老何把整个事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，忽然就明白了。

这天，老何做了一桌子好菜，特意让大明再把小丽请到家，说有话要对他们说。

小丽犹犹豫豫地来了，脸上带着几分尴尬。老何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，热情地招呼她坐到桌前。然后，起身从卧室里拿出一摞化验单放到她面前，平静地说：“孩子，我知道你有顾虑。放心，叔没有得过肝炎。这是我做厨师前的化验单，星级饭店对厨师的健康状况要求很高，每年都组织体检。另外还有一张是我前天刚去做的化验，一切正常。你大可以吃我做的饭菜，也可以放心地与大明处对象。”

小丽的脸瞬间红了，结结巴巴地解释说：“叔，最近，我、我确实很忙。”

老何对小丽摆摆手，说：“不怪你怀疑叔，为什么我不愿与你们在一起吃饭，其实……”小丽一心想解开这个疑团，不由自主地支起耳朵。“是因为叔的吃相太难看，一吃饭嘴角腮帮常沾饭渣米粒，而自己却不知，我怕给大明丢脸，所以只要大明的朋友来家吃饭我从不





上桌，也从不参加宴请。”

老何的眼神忧伤而痛苦，仿佛在回忆一件极不愿触及的往事：“我以前也算注意形象，因为在星级饭店做厨师要求是很严的，但大明妈妈去世时，大明还小，我需要挤时间去照顾他。”

小丽忍不住插话道：“这与吃相差有什么联系吗？”

老何苦涩一笑，说：“饭店是管吃的，为省家里那一顿，每次我都在饭店吃，回家再给大明做一个人的。大明刚上初中那年，一次因工作忙，吃完工作餐就晚了点，等去学校接大明，却不见了人影。那

阵子，县城里正传言来了一批贩卖人体器官的犯罪分子，目标专门是未成年人。我疯了似的打电话问老师问同学，骑摩托车到处找，都没找到。”

“后来呢？他去哪了呢？”小丽幽怨地瞪了眼大明，继续问。

大明笑嘻嘻地说：“等不着老爸来接，我就自己走回家了，因为没有钥匙，就一直坐在小区门口的石阶上等他。”

老何眼圈有些发红：“那时手机还很少，不像现在一打电话就知道在哪，但我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能走那么远的路回家。打那后，我每次吃饭都狼吞虎咽，变成了神经性强迫症，再也慢不下来了。后来，经理看到我在后厨吃饭的样子，说影响星级饭店的形象，就让我提前退休了，而这一切包括大明在内我谁也没告诉。”

“爸！”这时，泪流满面的小丽主动把老何扶到主位上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，“以后这个位子就是你的专座，我还要经常带你出去吃饭，并把你的故事讲给他们听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

· 情节聚焦 ·

# 心机

张 玮



——叔在五十五岁这年，遇到了一件天大的难事。他的儿子海奎想结婚，女方却提出要楼房，并声言没楼房不结婚。这下让三叔一下犯了难。

三叔所在的村子并没盖楼房，要买楼就得到外村去买，外村买楼，一点便宜也享受不到。三叔已经打听过了，到距离最近的村子买楼房，也得三十多万，三叔省吃俭用也就存了十六万，剩下的一二十万到哪里去弄呀！

三叔嘟嘟囔囔朝三婶说：“又不是没房子，住什么楼房，纯粹是烧包！”

三婶叹口气道：“你说这些有

啥用？现如今，那些年轻人只管要楼房，哪管老人的死活？唉！咱那处房子算是白准备了。”

三婶说得不错，三叔有两处平房，其中一处就是为了儿子结婚盖的，结实又气派，外加一个独立的小院，这么好的房子，儿媳却看不上，真是奇了怪了。

三婶说：“他爹，不行咱就到亲戚家借借吧，先把媳妇娶进家再说。”

三叔瞪他一眼道：“你说得轻巧，你当这钱是三千五千呀，那是一二十万！咱哪个亲戚有这么多钱？”

三叔的话让三婶也哑口无言





了。三婶知道，自家的亲戚都是干庄户活的人家，要是帮忙干个力气活还可以，一说借钱，哼，那是别提了！

三叔皱着眉头不停地吸旱烟，最后一拍大腿决定，他要借高利贷给儿子买楼房！村里有个叫赖二的，前些年承包鱼塘、砂场，赚了不少钱，后来干起了高息放贷的营生。只要是想急着用钱的，找了保人，都可到他那里去借钱。自然，那利息也高得吓人。

三叔正跟三婶说这事的时候，恰巧媒人王婶来串门，她吃惊地问道：“就没别的法儿了吗？这高利贷可不是闹着玩的……”三叔说：“别的法儿都想过了，要买楼，弄钱的事，只这一条道儿。”王婶皱皱眉，不吱声了。

第二天，没过门的儿媳小娟急匆匆来了。不久，在镇上打工的海奎也回来了，两人躲在屋里嘀嘀咕咕了好一阵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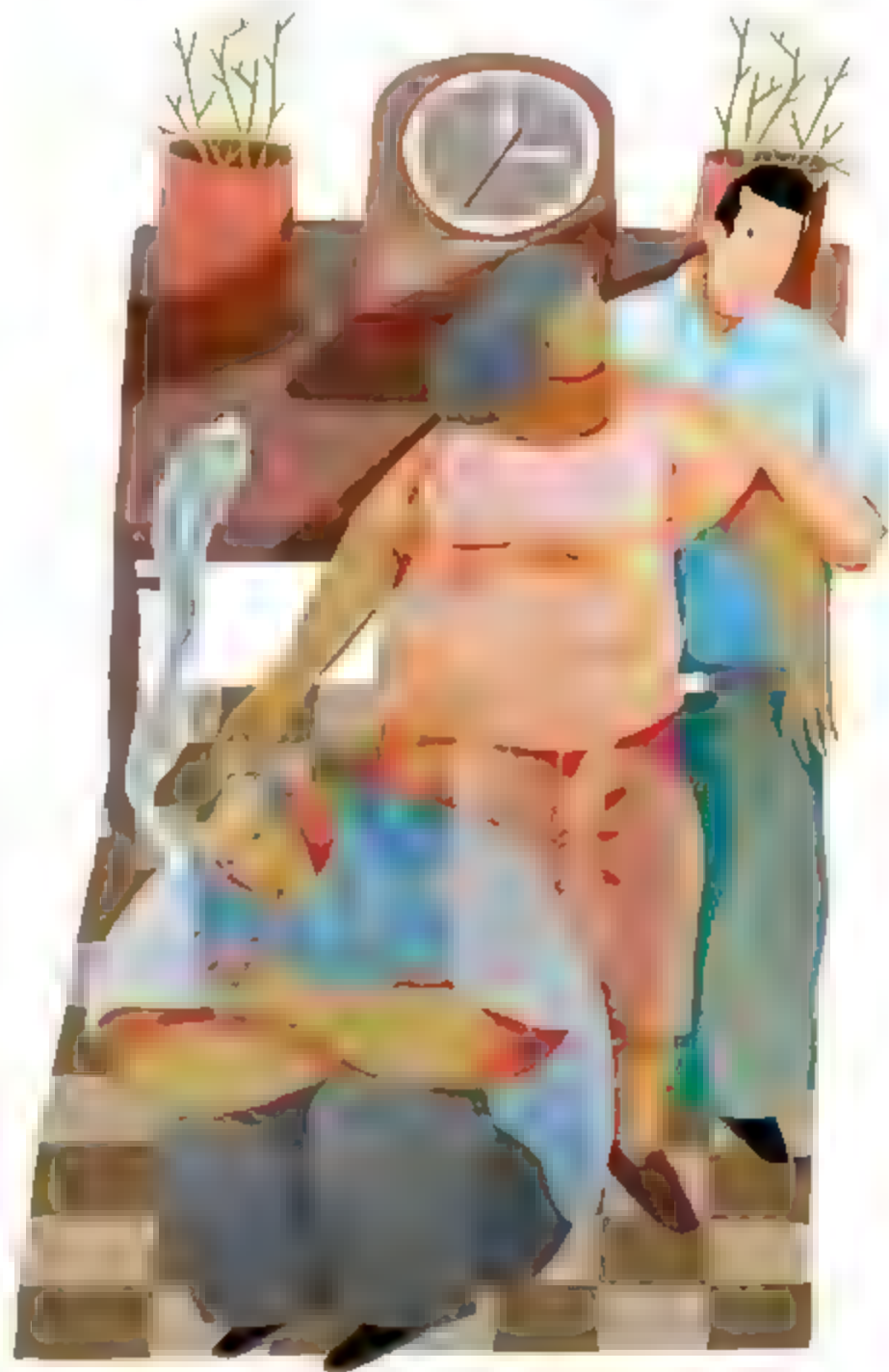
海奎从屋里出来，问道：“爹，你真打算去借高利贷呀？”三叔一脸认真地拉着长音说：“不借，楼房到哪里去买？不买楼房，你们怎么结婚？”

海奎有些不满意地说：“高利贷利息那么高，将来咋还？”“咋

还？用不着你们操心，我还呗。”三叔说道，“只要我不死，这账就不用你们管。”

海奎迫不及待地说：“可是你百年之后呢？那么多钱，还不是又要落到我们身上。”三叔犹豫道：“是这个理……父债子还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可是不这样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”

到了晚上，海奎突然郑重其事







· 情节聚焦 ·

地告诉三叔：“爹，小娟跟我说好了，实在没钱，买楼房的事就以后再说吧，我们结婚后，就住平房里吧。”

三叔吃惊地问道：“当真？这是小娟的想法吗？”

海奎点点头：“是的。不过小娟说了，家里要出钱让我买辆翻斗车，搞运输，不然在外面漂着挣不了三瓜俩枣的。我也考虑了，她这主意不错，咱这一带修路建楼房，搞得这么火热，开翻斗车没有一个不发的。”

三叔沉吟道：“嗯……只是咱家存的那些钱根本不够买翻斗车的呀。”

海奎“嘿嘿”一笑道：“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小娟说了，只要咱家把存款都拿出来，剩下的，她娘家给凑。”

三叔听到这里“嘿嘿”乐起来：“小娟真这么说的？”海奎认真地点点头。

三叔当即痛快地说道：“既然小娟有这想法，我完全支持！”

海奎欣喜地追问一句：“这么说，你同意把家里的存款都拿出来了？”

三叔很干脆地说：“同意。这是借钱生钱，总比买楼房放在那里

强多了。”

海奎高兴地回了屋。三婶悄悄问三叔：“你真把家里的钱全拿出来让儿子买车呀？我还以为你真想借钱买楼哩，想不到转得这么快。”

三叔“嘿嘿”一笑说：“我不大张旗鼓地这么做，他们能改了买楼房的想法？”三婶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你这是虚晃一枪呀。”

三叔得意地笑道：“可不，高利贷咱能借吗？海奎和小娟也不是傻子，我要是欠了账，早晚还不是他们还？我装腔作势这么一折腾，就等着他们回心转意哩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三叔又朝三婶眨眨眼，得意地问一句：“老婆子，你说我这主意咋样？”三婶用指头戳了一下三叔的额头：“馊主意！”

此时，海奎正在自己屋里，躲在被子底下悄悄给小娟打电话：“小娟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这事成了，我爹同意了。要不是你使了这个计策，我爹说啥也不会出钱让我买翻斗车呀，嘿嘿，还是你厉害……”

只听小娟在电话那头“嘻嘻”地笑着回道：“哼，你就等着吧，我的主意还多的是哩，等结了婚你再领教吧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王 琦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## 让人无言以对的神回复

- ◆ 有什么赞扬让你比较尴尬？  
神回复：这小伙子，人不可貌相啊。
- ◆ 拆迁的“拆”为什么要用圈圈住？  
神回复：我是拆迁队的，其实没啥讲究，纯粹顺手。心情好时，我也可以画成心形的。
- ◆ 为什么图书馆不能穿拖鞋？  
神回复：以防翻书舔手指的和看书抠脚丫的打起来。
- ◆ 为什么深海里的鱼都长得那么特别？  
神回复：深海里黑漆漆的，谁也看不见谁，大家就随便长长了……
- ◆ 为什么 iPhone 删软件时，所有图标都要抖？  
神回复：吓的。
- ◆ “拿得一手好牌还装孙子地打”这类行为是什么心态？  
神回复：因为孙子就是这么打的。《孙子兵法》：兵者，诡道也，故能而示之不能。  
(推荐者：野 野)

## 不中用相亲对象，女之青年如何回击

- ◆ 如果相亲对象脸很长，那就说：“昨日一滴相思泪，今日方流到腮边。”
- ◆ 如果相亲对象皮肤很黑，那就说：“吹火青唇动，添薪黑腕斜，遥看烟里面，恰似鸠盘茶。”
- ◆ 如果相亲对象很老气，那就说：“十八新娘八十郎，苍苍白发对红妆，鸳鸯被里成双夜，一树梨花压海棠。”
- ◆ 如果相亲对象谢了顶，那就说：“日落香残，免去凡心一点，炉熄火尽，勿把意马牢拴。”
- ◆ 如果相亲对象很胖，那就说：“面若满月，辉似朝日，色如莲葩，肌如凝蜜。”  
(推荐者：竺吉捷)







· 谈段子 ·

## 四大名著落到了标题党手里 会变成什么样?

### ◆ 朋友圈版：

《惊！他是最成功的创业者，从小贩到皇帝！》

《佛说念经的人心要诚，看了这个故事，男人会沉默女人会流泪》

《在她病逝的那一天，他居然跟别的女人成了亲！》

《劲爆！山东黑帮暴力抗法真相，抓紧看马上删！》

### ◆ 论文版：

《东汉末年政治变革始末》

《唐朝东西方佛学文化交流研究》

《清朝贵族生活与清朝民间文化研究》

《北宋山东民变始末纪实》

### ◆ 非主流语录版：

《谁的新欢不是别人的旧爱

呢？——曹操》

《我沉默的理由，是因为再也没有了你的紧箍咒》

《懂我的人，不必解释，不懂我的人，又何必解释？——林黛玉》

《我杀人，我打架，我抢劫，我绑票，但我知道我是好汉！》

### ◆ 知音版：

《从一文不名到万众瞩目，三兄弟励志故事震撼了所有人》

《浪子回头，遇到你是我今生的幸运——失业青年孙悟空的西天求学之路》

《包办婚姻何时休？富家子弟竟为了她遁入空门！》

《我也曾想做个好人，金盆洗手后的他讲述十年江湖路》

（推荐者：风吹麦浪）

### 各学科考试说

◆ 历史说：“你翻书都找不到我在哪儿。”

◆ 物理冷笑道：“你知道我在哪儿你也写不出来。”

◆ 政治不屑地说：“考前告诉你原题你也写不出来。”

◆ 英语迷迷糊糊说着梦话：“我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我。”

◆ 生物两手一摊：“把我学完你也弄不清自己的内环境。”

◆ 数学在角落里冷冷地说：“呵呵，考生在我这儿丢的分比你们加起来都多！”

（推荐者：吕 一）

（本栏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小胡同学不小心得罪了学生科的黑老包，之后大事小事都被他找碴挑刺……

□ 杜  
辉

# 就是要整你



小胡是名大一学生，最近干了一桩糟心事，他一时偷懒，把一盆洗脚水从寝室窗户倒出去，将正从楼下经过的学生科科长浇成了落汤鸡，科长火冒三丈冲上楼来，把他狠狠批评了一顿。

受顿批评是小事，小胡害怕的是遭到报复，这位科长姓包，天生一张黑脸，说话不留余地，办事不讲情面，人送外号黑老包，得罪了这么一个狠角色，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？

小胡家庭条件不好，靠勤工俭学维持大学生活，要是黑老包暗中给他下绊子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小胡

现在只能默默祷告，希望这位包老师千万别那么小肚鸡肠，可惜事与愿违，怕什么就来什么。

小胡不久前承包了校区的楼道卫生，虽然工资微薄，但对小胡来说，也算是一笔不可或缺的收入了，他格外珍视这份工作，每天都会把那片卫生区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但让小胡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在学生科公示的卫生检查通告上，他负责的卫生区竟然被评定为不合格。

小胡知道，按照规定，三次被评定为不合格者，将被取消勤工助学的资格，他必须据理力争。于是他鼓起勇气，找到学生科，听完小





· 新传说 ·

胡的申诉，分管干部对他说：“你负责的卫生区是包老师亲自检查的，具体情况你可以找他去了解。”

小胡硬着头皮来到黑老包的办公室，还没等他吭吭哧哧地把话说完，黑老包便拍案而起，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那片卫生区只能用三个字形容：脏！乱！差！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倒先来质问我了！你是不是以为我们拿你这种学生没办法了？”

小胡又气又怕又委屈，他真恨不得回到古代，拿起一根鼓槌，狠狠地擂上一通，来一个击鼓鸣冤。他实在无法想象，一名老师为了报复一个学生，竟能如此颠倒黑白。

放暑假的时候，小胡回了一趟老家，帮父亲采摘苹果。小胡的父亲承包了几亩果园，不施化肥，不打农药，人工除草，自然生长，他种出的苹果，一口咬下去，鲜脆多汁，甘美无比，但这种原生态的种植方式，最大的不足就是产量低，所以很少有果农愿意采用，市面上也很难买到这种苹果。

小胡一边采摘苹果，一边唉声叹气，老胡看在眼里，问他有什么为难事，听完儿子的讲述，老胡思索了一下，把最好的苹果，拣了一

篮子，递给小胡：“开学时你带上这篮苹果，给老师和同学们尝一尝，别忘了送一些给那位包老师！”

小胡一听就明白了父亲的用意，他苦笑了一声说道：“那是个油盐不进的主儿，您这招恐怕不好使。”

老胡说道：“你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人跟人之间的矛盾，有时候就像绳子上的疙瘩，会越系越紧，但如果动手去解一下，说不定发现疙瘩早就松开了……”

小胡听从了父亲的劝告，千里迢迢把那篮苹果带到了学校，宿舍那几位室友开始还不稀罕，直到一位室友拿起苹果，啃了一口，狂呼好吃，这篮苹果才被争抢一空。幸好小胡事先藏了一袋，他拎着这袋苹果，敲响了黑老包办公室的门。

小胡真有点怵这位黑老包，他把苹果放到办公桌上，低着头不去看对方，磕磕巴巴地说道：“……这种原生态的苹果，跟市面上的不一样，洗都不用洗，擦擦表皮就能吃……您尝尝就知道了……”

黑老包面无表情，拿出一只苹果，用纸巾擦干净后，“咔嚓”咬了一口……突然，他“呸”的一声，把苹果吐到垃圾篓里，凶巴巴地说道：“这是什么苹果？难吃得要死！”





这种苹果就应该烂在树上，省得拿出来坑人！”

小胡只觉得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，仿佛全身血液都冲到头顶，他猛地抬起头，怒视着黑老包，他是在侮辱一只苹果吗？不！他是在侮辱自己的父亲！小胡像是换了一个人，冲着黑老包吼道：“有问题的不是苹果，而是你这个人，你根本不配为人师表！”

黑老包拍案而起，喝道：“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”

小胡豁出去了，不管不顾地说道：“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，摸着胸口问一问自己，你敢说你不是在故意整我吗？”

黑老包反倒平静下来，他冷笑一声说道：“好吧，我承认我在故意整你，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”

小胡脱口而出：“还不是因为那盆浇到你身上的洗脚水。”

“不。”黑老包沉声说道，“促使我下定决心，狠狠整治你一回的，不是你泼在

我身上的那盆脏水，而是你自己心灵上的那层污垢。”

小胡顿时愣住了，只听黑老包继续说道：“你承包的卫生区打扫得很干净，但考核结果是不合格；你拿来的苹果是一等一的好，但我偏偏要说很差。我能想象出你的感受：愤慨、委屈、失望、不平……没错，这正是我要达到的效果：只有让你亲自体验一下这种感觉，你才会明白你的某些行为有多恶劣，对别人的伤害有多深。”

小胡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脸上







· 新传说 ·

渐渐失去血色，黑老包的语气越发凌厉，却分明带着一种痛心疾首的味道：“你昧着良心颠倒黑白，固然得到了一些蝇头小利，但你知道你失去的是什么呢？你还没走上社会，已经丢掉了做人的根本！”他越说怒气越盛，狠狠一拍桌子，“我们学校要培养的是有用之才，不是差评师！”

小胡低下头去，额头冷汗涔涔。一直以来，为了尽量节省开支，他的生活必需品，都是从网上购买的，但不管买到的商品质量如何，他都会给卖家一个差评，并且把商品形容得极其不堪，然后就稳坐钓鱼台，等着心急火燎的卖家主动联系他。他知道，差评对卖家的生意负面影响很大，对方肯定会来求他把差评改掉，但不管卖家怎么讲道理说好话，小胡都不会轻易让步，直到在他的百般暗示下，卖家同意退他一笔钱，他才会改掉这个差评。

小胡当然知道这么做有些缺德，但良心丧于困地，他实在是太缺钱了，只可惜他忘了一句老话：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？看来有较真的卖家，根据他的收货地址，把他举报给了学校，估计举报者还不止一位，才会让校方确信其事。

不得不承认，黑老包这一招

真的非常管用，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小胡体会到了被恶意差评的感觉。小胡羞愧交加，低着头嗫嚅道：“包老师，我以后保证不会干那种事了，求您给我一次机会！”

黑老包盯着他看了很久，直到确定他的话出于真心，表情才稍稍缓和了一些：“我知道你家里条件不好，但人穷不能志短，更不能因为穷，就丢掉了做人的底线！你明白吗？”小胡心悦诚服，连连点头。

黑老包拉开抽屉，取出一个信封：“这里面有一些钱，你拿去退还给那些卖家。”小胡连连摆手：“包老师，我哪能收您的钱？”

黑老包瞪了他一眼：“别婆婆妈妈的，这钱不是送你的，是借你的，等你将来工作赚了钱，再把钱还我！”

小胡接过信封，黑老包沉着脸说：“你记着，在我眼里，你现在还是一个被打差评的学生，希望有朝一日，你能用自己的表现，让我心甘情愿地把这个差评改成好评，能做到吗？”

小胡恭恭敬敬地向黑老包鞠了一躬，说道：“能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潘胜奎）





# 血泪草

□ 张正余



**余**庆元是个老中医，擅长用中草药治疗各种疑难杂症，方圆数百里的老百姓都说余老是华佗再世，扁鹊重生。

一天上午，一辆出租车在余老的家门前停下，从车内走出父女两人，走到门口，彬彬有礼地问：“请问您是余庆元老先生吗？”余老点点头并招呼他们进屋。

病人坐下后想介绍自己的病史，余老摆摆手示意他别开口，让他伸出右手，仔细搭过脉后，又叫他伸出舌头，从舌尖观察到舌根，接着用手轻轻抚摸他的头颈、喉结。然后，余老直言不讳地说：“你患恶性肿瘤已经快十年了吧？”

病人听了大吃一惊，忙说：“对，对。十年前，我发现喉咙不舒服，去医院检查，医生一开始说是咽喉炎。谁知吃了不少药也不见好转，再去大医院检查，说是患了恶性肿瘤已到晚期。这些年，我不知吃了多少药，花了多少钱，但病情始终不见好转，还一天天在加重。最近我在《东京日报》上看到您用中草药治病有奇效的报道，就让女儿陪我来找您……”

余老点点头问：“请问病家姓甚名谁，家住何方？”

那病人忙说：“我叫石川一郎，家住日本东京。”

余老一听，“腾”地从座椅上





· 新传说 ·

弹了起来，两眼喷火似的问：“你，你就是日本人石川一郎？”

石川一郎见状，忙说：“是呀，您认识我？”

余老连忙说：“不，不，我随便问问。”思忖一会后，又说，“石川一郎，你的病已接近晚期，如果你再拖半年，那神仙也难救了。我虽不敢保证能根治你的病，但我保证你喝了我开的汤药，能延长寿命。不过，治这种病的药大多生长在原始森林里，来之不易，因此药价比较昂贵……”

不等余老说完，石川一郎抢着说：“余老先生，钱不是问题，只要能治好病，我能承受。”

余老一听心里有了底，说：“那好吧，我先给你配一个月的疗程，每天一剂。”

石川一郎问：“多少钱一个疗程？”余老伸出一个手指头晃了晃。

石川一郎问：“一万元？”余老说：“不，是十万元。”“是日元吗？”“不，是人民币。”

石川一郎很大方地说：“不贵，不贵！”说着就让女儿惠子去银行取钱。石川一郎把钱交给余老后，余老就将三十帖中药交到了石川一郎手里，并交代了服用方法，最

后说：“服完一个疗程病情有好转，再来复诊，如病情没有好转，就另请高明吧。”

石川一郎回到日本后，按照余老的交代开始服药。刚服药，肚子就“咕噜咕噜”叫个不停，而且接二连三地放臭屁。服药二十多天后，肚子慢慢地叫得少了，屁也不太臭了，吃饭喝茶顺畅多了，精神也明显好了许多。

一个疗程的中药很快吃完了，石川一郎让女儿陪同再次来中国请余老复诊。余老通过望闻问切后说：“石川一郎，恭喜你，你体内的毒素已通过大小便慢慢排出，肿瘤已得到明显抑制，我再开一个疗程的中药，你带回去继续治疗。”石川一郎父女俩连声说好。

余老接着说：“不过，这次的药有所调整，加了几味十分珍贵而稀有的品种。因此，药价更贵，要一百万！”石川一郎考虑再三，还是叫惠子去银行办了转账手续。

转眼又一个月过去了，石川一郎因为服了药，肚子不叫了，屁不臭了，大便颜色也正常了，而且胃口大开，吃啥啥香，喉咙口没有梗塞的感觉。他去东京医院做了次检查，医生十分惊讶，说他的病灶基本消除，只有一个小黑点了，只是



还得继续服药。

这次，石川一郎一个人乘飞机熟门熟路地赶到余老家中，一见余老就奔上去，紧握着他的双手兴奋地说：“我去医院检查，肿瘤基本已经消失了，谢谢神医救命之恩！”

余老却说：“不，还没痊愈，要继续治疗。”他话锋一转说，“要根治你的病，需要一味药引子，名为‘血泪草’，不仅价格奇贵，而且我这里已没有存货了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“你别急，办法总会有的。首先，你有买这味药引子的经济实力吗？”

石川一郎问：“多少钱？”余老仍伸出一个手指头。

石川一郎问：“一百万？”余老说：“不，一千万！”“是人民币？”“不，是美元！”

石川一郎大吃一惊，开始有点犹豫不决了。他家里虽有家产，但自患病后，已经先后花了不少钱，如果再出资一千万美元买血泪草，基本上算是倾家荡产了。可再一想，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花光了还可以再挣，还是保命要紧。他咬咬牙拿定主意后对余老说：“只要能彻底治好病，钱不是问题。但您说已经无存货了，怎么办？”

余老说：“我这里虽无存货，

但有血泪草的种子。我可以给你一部分，你带回去种在宅前屋后。这药草生命力极强，繁殖快，等明年春天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地享用，保证药到病除。”

石川一郎听了，一边点头，一边说：“好，好。我马上通知女儿把钱汇来。”

石川一郎回到日本，一边服药，一边把血泪草种子种在自家的宅前屋后。开春后，血泪草长出来了，石川一郎一看，大吃一惊，这不是跟日本的木排草一模一样吗？







· 新传说 ·

于是，他割了一把送到植物检验所一化验，证实余老视为宝贝的血泪草，就是当地养猪场作为青饲料的木排草。这下石川一郎气得差点晕倒，虽然余老先生救了自己的命，但诈钱的手段太缺德了。石川一郎愤愤不平，决定与女儿再次去中国，找余老算账。

余老见石川一郎和女儿突然赶来，并不感到意外，他不卑不亢地说：“石川一郎，你的病已经彻底治愈，我晓得你肯定会再来，目的有两个：第一，我给你的药引子种子明明是木排草，为什么叫血泪草？我告诉你，我国江南地区历史上没有这种草，只有你们日本有。当年你们侵略中国时，把木排草运到中国作战马饲料，从此它在中国土地上疯狂地繁殖生长。日本侵略者不仅掠夺中华民族财富，还血腥屠杀平民百姓，我们村三百多人被杀害。这木排草，就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留下的罪证。所以，我们叫它‘血泪草’！”

石川一郎想了想，狡黠地说：“这是历史，与我这个战后出生的人有什么关系？你乘人之危，把木排草当灵丹妙药来敲诈，这是你的医德吗？”

余老听了哈哈大笑，说：“问得好，问到点子上了。我是否缺少医德，恶意敲诈，我领你去看几个地方，你就知道了。”说着，余老领石川一郎等来到一座废旧工厂前，“石川一郎，这个地方你应该不陌生吧？”

石川一郎见了，顿时满脸通红。原来，二十多年前，石川一郎把一家在日本早已禁止的化工企业搬到了这里，虽然在周围群众的反对声中，这家化工企业被迫搬迁了，但早已造成了严重的不可挽回的后果。

余老又把石川一郎带到了一家康复院，指着里面的康复病人说：“你为了挣中国人的钱，昧着良心排放毒气，导致周围数公里严重污染，周边数百人患了与你一样的疾病。目前，还有数十人正在这里接受康复治疗。我正愁缺少资金，想不到苍天有眼，你竟然也得了这种病，跑到中国来找我治病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我不找你算账，找谁去算？”

“这……”石川一郎听了，深感无地自容，只得灰溜溜地和女儿一起回日本去了。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# 斗响

□ 王永坤



**明**朝洪武年间，苏北古黄县有个姓向的知县，向知县的儿子不学无术，性格放诞。这天端午节，正是向公子的生日，他请来了古黄县所有的响器班，要办个大响动的生日！

于是，县衙门口搭起了大戏台，这些响器班一个挨一个地敲锣打鼓、吹拉弹唱，比赛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，连唱七天，谓之“斗响”，图个热闹，又摆阔扬名。头两天，戏台下人头涌动，可是眼看着人一天比一天少！向公子挺纳闷，一打听，才知道他们都是去看苏老八打响场去了。

这苏老八住在县城南十八里的苏家寨，他本是个摇拨浪鼓、走村串乡的货郎，人很精明，终于发家致富，良田千顷。

苏老八向来不事张扬，不料今年他听说向公子过生日“斗响”，不知怎的性情大变，眼看要麦收打场，他命家中佃户“打响场”，务必盖过向公子的“响”！

区区一个“打响场”，还能闹出多大名堂？向公子决定亲自到现场去看看。

一般的“打响场”，是给打场的骡马系上铃铛，闹出些动静。可苏家寨这麦场，不仅挖出一个巨大的坑，坑里还密密地排满了敞口大缸，足有九九八十一个，缸上铺的木板，下面也都吊了铜铃铛。

那年过五旬的苏老八端坐在场边的柳树下，一身行头不伦不类，





· 传闻轶事 ·

煞是古怪！只见他穿着盘领直裰男服，头上却绾着女式的、俗称为“高妆”的高椎髻髻，手中拿着一柄多年不用的拨浪鼓。

日头升高，苏老八一摇拨浪鼓，十八头骡马列队成阵，同时拉着石碾碾在场上滚动起来，响声震耳，气势恢宏，而木板下的大缸又把这响声传向四面八方，震撼人心！

一场麦子打完，壮汉们挑出麦秸，扫起打好的麦粒，最后揭开木板，只见板下的敞口缸中还堆了厚厚一层麦粒，都是通过缸上的小板口流下来的。围观的人们手持口袋，一拥而上，争抢缸中的麦粒，这叫拾余粮。

苏老八这“打响场”，岂不是在同自己叫板？堂堂知县公子岂能让一个土老财扫了脸面？向公子咽不下这口气，回来后思之再三，想了一个高招。

向公子命人在戏台下摆开三九二十七口缩口大瓮缸，往缸里各丢一颗大珍珠，让人们争抢，谁把珍珠抢到手就归谁！

这下衙门口又变得热闹起来了。瓮缸口小腹大，只能容两个人把脑袋探进去，而缸内壁和珍珠又都抹了油，滑溜溜的很难抓，同时

探进去的两颗头颅“砰”的一声撞在一起，而在争抢时，头与头又不免“咚咚咚”地连连撞击……

戏台上手摇折扇的向公子望着台下头破血流的人们，耳听一连片的撞头声，哈哈大笑，此乃“磕响头”也，可比打响场有意思多了！



转眼到了盛夏，向公子又听闻苏老八要闹个响，叫“擀响面”，急忙又骑马坐轿赶了过去。

地点仍在那个打麦场上，一溜摆开四九三十六张长木案板，案板旁各支一口烧柴的土灶锅，每个案板上有一块揉和好了的面团，案板前都站立着一个手执擀面杖的女子，每个女子的脖颈和手腕上，都还系着一串串核桃大的小铃铛！

柳树下的苏老八依旧是那身怪模怪样的打扮，只听他手中的拨浪鼓“咚咚咚”地一响，案板前的女人们便擀起面皮来，同时身上的铃铛也“叮叮咚咚”地响起来。切面皮的时候，刀落案板的声音与铃铛声交织，煞是动听。

不一时，面条落锅煮熟，这些女子使用大碗盛了，给围坐在锅灶边的一家老小食用。结束以后，苏老八另给了她们每人一袋子面，算



作犒劳。

向公子看得呆了：这擗响面有声有色，别有一番风情韵致，堪称风流之“响”，亏苏老八这老东西想得出来！本公子岂能输于他？且看本公子的手段！

回到县城后，向公子一口气把县城九家妓院全包了夜。

傍晚时分，由奴仆挑着灯笼在前面引路，向公子先来到一家妓院，只见各房间浓妆艳抹的妓女大开房门，迎上来向他行万福之礼，低头弯腰之际，恰露出香肩和洁白如玉的脊背，向公子轻薄地“嘻嘻”一笑，在其肩背上“啪啪啪”连拍几下巴掌，转身就走，去往另一个房间；

拍完这个妓院所有妓女的香肩，然后赶场似的赶赴下一个妓院。如此一来，“啪啪”之声一夜不绝，直到天亮……

向公子美其名曰“拍响瓜”，岂不比苏老八的“擗响面”更响更风流！

一时间，向公子和苏老八“斗响”之事传遍古黄及周边各县，成为奇闻，人们拭目以待，要看两人接下来各出什么“响”招！

天气转凉，秋天到了。这回又是苏老八先出招，叫“穿响鞋”。

古黄有片水洼地，叫小神湖，湖上有座长十里的木架桥，人谓十里桥。中秋节这天，苏老八领着家中一群人拉着十几辆马车，敲锣打鼓地来到十里桥北端，在桥头摆上几百双“毛窝子”。这毛窝子是一种用芦花编结而成的高跟木底草鞋，虽然模样粗蠢，却隔湿保暖，是乡村百姓最好的过冬鞋。

见人们招徕得差不多了，苏老八的管家代主人发了话：无论何人，只要光着脚穿着毛窝子，能从十里桥桥北走到桥南，然后再折回来，就可到马车







· 传闻轶事 ·

前领上一套簇新的棉衣。

眼看冬天就要到了，棉衣正是急需之物，当下，大家争抢着穿上毛窝子，闹哄哄地要过桥。苏老八摆摆手制止了哄闹，要求人们排成三人一行的队列，组成几个方阵，集体过桥。队伍组织好以后，苏老八手中的拨浪鼓一响，人们便喊着号子走上了桥。

顿时，几百双毛窝子的木底板踏在木桥上，“嗒嗒嗒嗒”地齐声响，桥颤水抖，声撼大地，分明是上万铁蹄精骑过冰河！

不过，毛窝子鞋窠内极其粗糙，细皮嫩肉的脸底板受不了，还真的有不少人过不了十里桥，两脚磨出了血泡，叫苦连天，只好中途退了回来。望着这些人的狼狈样，苏老八“呵呵”冷笑，拨浪鼓摇得更响！

再说向公子听闻此事，自然又要应战，可这回任凭他苦思冥想，却想不出妙策，竟急出了病。向知县急儿子之所急，揪断几根胡须之后，终于想到了一个高招：将几十个到皇城“上访”的“刁民”全部带到大堂，命衙役给他们穿上烙红的三叶铁鞋。

铁鞋一上脚，皮焦肉烂，直冒青烟，“刁民”无不疼得大声惨叫！卧床于屏风后的向公子探出头来，

目睹此景此情，又惊又喜，跳下床来拍掌大笑：“哈哈，这才是真正的穿响鞋，比什么毛窝子厉害多了！”他的一身病全好了！



虽说儿子的病终于治好了，但向知县不愿意让儿子继续“斗响”了，怪只怪那个荒唐胡闹的苏老八！向知县连夜写了一道能最快上达天听的紧急密折，奏报苏老八密谋造反，揭指苏老八打响场是聚众滋事，擗响面是训练娘子军，穿响鞋则是排兵布阵！

果然，朱元璋接到向知县的密折，下旨命向知县将苏老八捉拿归案，秋后问斩！向知县大喜，立即照办，又掐指一算，半个月后是冬至，就定于此日将苏老八开刀问斩。

冬至这天，向知县坐着八抬大轿来到刑场，亲自坐镇。向公子也骑着马跟在后面，开心得不得了：你苏老八胆敢同本公子斗响，岂能有好下场？

刑场上人山人海。第一声送信炮响，众百姓追着槛车，哭着为苏老八送行。向知县大为诧异：没想到苏老八这么一个败家土老财竟如此得人心！

第二声追魂炮响，苏老八双眼



紧闭，一仰脖子喝干了长别酒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刑场外一声大叫：“刀下留人，圣旨到！”就见一队骑着骏马的锦衣卫闯进刑场正中。

向知县大惊，不敢怠慢，急忙摆香案跪接圣旨。为首的锦衣卫校尉高声念起圣旨，命当场赦免苏老八，向知县父子代之斩首，其罪名有二：一是贪污朝廷发给百姓的赈灾钱粮；二是对上访百姓滥施酷刑！

向知县一下子瘫倒在地，而苏老八热泪直流，喃喃道：“当今皇

上果然是圣明天子，小老儿的一番苦心没有白费！”

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，朱元璋越想越不对头：自古以来造反的都是穷苦老百姓，苏老八一个良田千顷的财主造哪门子反？

朱元璋也是贫苦农家出身，他把那道密折看了又看，终于看出了门道：这苏老八打响场让人拾余粮、擀响面让人吃饱肚子又得面、穿响鞋让人得棉衣备寒，分明都是在赈济灾民啊！只有无粮的穷人才去拾余粮，忍心让妻女抛头露面擀响面；同样也只有常年赤脚踏满老茧的穷人，才能光脚穿着毛窝子走上二十里路！加之今年接地方奏报，苏北各县闹春旱，朝廷特地拨银调粮赈济灾民，莫非这古黄知县贪污了银粮，又不准百姓上访？不然，苏老八一个土财主也不会变着花样赈灾了！还有，苏老八手持拨浪鼓，头束“高妆”，岂不是“击鼓告状”的谐音？

朱元璋心里有了数，立即命人去古黄秘密调查，很快把向知县的贪污罪行连同苏老八斗响的真相弄了个水落石出。

（发稿编辑：王 琦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



· 新传说 ·

# 陌生的 头发丝

□ 曹景建



胡子雯和秦刚是大学同学，两人刚结婚，部队一个电话又把秦刚召了回去。没办法，秦刚作为部队的比武苗子，要紧急去参加集训，胡子雯也很能理解丈夫。而刚好胡子雯公司老板让她去出差，出差地恰恰就是秦刚部队所在地。

于是，胡子雯办完单位的事后，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秦刚这里。刚好与秦刚住一个房间的战友外出，给了他们俩单独相处的空间。两人相见自然十分高兴，互诉了一番衷肠。趁秦刚去卫生间的空当，胡子雯顺手给秦刚整理起房间来。

胡子雯拉开小柜子，发现几本

射击教科书旁边放着一个密封的小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一根粉红色皮筋。她警觉地把小塑料袋拿出来，揭开封口，又发现里面不但有皮筋，还有几根细细的长发。

她把那个皮筋掂到手上，心想这皮筋分明是女人扎头发用的呀，她又摸了摸自己的短发，心里一阵发凉，好你个秦刚，外面有人了吧！

这时卫生间门栓响动，胡子雯赶紧物归原处，她想，我一定要稳住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先私下里弄清楚是啥情况再拿他是问不迟。

两人刚要出门走走，突然有人敲门。来人是一名列兵，他拿着



一本书交到秦刚的手里说：“秦哥，刘婉婷班长让我把这本书给你捎过来，说她看完了。”

胡子雯一听到刘婉婷这三个字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等那个列兵走后，她一把夺过秦刚手里的书，原来是本诗集，她把书从头翻到尾，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夹什么东西。

见里面啥也没有，胡子雯便半开玩笑似的说：“我知道刘婉婷当时也报名参了军，听说也来了你所在的集团军，这么巧，老相识又碰到一起了？”

秦刚说：“啥老相识啊，以前在学校参加过同一个诗社，咱们谈恋爱的时候，你不是见过她吗？”见胡子雯脸色不对，秦刚又赶紧安抚她说，“好了，我的好媳妇儿，这都哪朝哪代的事了。人家刘婉婷的男友也在这个城市，听说快办喜事了。”

胡子雯不依不饶：“怎么，做贼心虚啦，都抬出人家的男朋友来打马虎眼了？我当然知道，她男朋友不是咱们系的闫贵吗，他人高马大的，别看你在部队练过，你要是敢对他女朋友动心思，小心人家和你没完！”

秦刚急得直跳脚：“子雯，你瞎说啥呢，我是那样的人嘛！”

胡子雯看着老公手足无措的样子，突然意识到刚才自己有点打草惊蛇了，马上嬉皮笑脸起来：“看把你气的，哈哈，我是故意的，就喜欢你这傻样！”说完，她突然提议道，“既然老校友也在，中午咱们请刘婉婷一起吃个饭吧，对，让她把男朋友也叫过来。”

中午时分，刘婉婷独自一人准时赴宴，却不见闫贵，原来他中午要加班没法来了。为此，闫贵还专门给胡子雯打来电话告罪。

胡子雯怀着心事，哪有心思吃饭，而是观察起刘婉婷的头发来。这不看不要紧，一看吓一跳，只见刘婉婷扎头发的皮筋和秦刚柜子里的一模一样！再仔细一瞧，刘婉婷头发那长度、那颜色，她可不就是那几缕发丝的主人！

胡子雯强压着心中的怒火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你这一头长发可真漂亮啊！”

刘婉婷抿嘴一笑说：“还好吧，因为有文艺特长，所以进了业余演出队，暂时保住了这三千烦恼丝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反问起胡子雯，“我记得你以前不是留长发吗，怎么现在却剪掉了？”

秦刚想要解释，却被胡子雯给





· 新传说 ·

抢了过去：“啊，没什么啊，我得向我家老公靠拢不是，打扮得精干一些，你看我现在像不像个心怀家国的民国女学生？”

胡子雯这话把秦刚和刘婉婷都逗得哈哈大笑起来。可是胡子雯的心却在滴血，她心里想，秦刚啊，秦刚，我为你付出了多少，你竟然背叛了我！

她想当场发作，可又一想，现在还不行，自己身上没有带着证据，再说这事儿自己单打独斗不成，得把闫贵拉过来和自己并肩作战。

饭后回去，等秦刚去给机关送文书时，胡子雯赶紧拉开柜抽屉，把小塑料袋揣到兜里，跑到了宿舍楼前面的小花园，给闫贵拨了电话。

闫贵听着听着，居然笑了起来：“胡姐啊，你想多了，那个粉红色的皮筋儿是我给小婷买的，可秦刚这小子却非要让我送给他一个，还让我捡几根小婷的头发给他，说是什么练习射击用。我也不明白，这皮筋儿、头发与射击训练有啥关系！”说完，闫贵说自己还在开会，匆匆挂了电话。

胡子雯一头雾水地回到宿舍时，只见秦刚正翻着柜子呢。他见胡子雯手里正拿着那个装皮筋的塑

料小袋子，一把夺过来说：“你拿这干啥，我正要用来说练习手感呢！”又见她表情怪怪的，便问她怎么了。弄清楚胡子雯心里的疑问后，秦刚哈哈一笑，解释说：“老婆，这根皮筋是我们日常训练的一个‘偏方’，射击技巧最关键的就是八个字‘有意瞄准，无意击发’，我们就是用手指勾着皮筋，寻找恰当的击发感觉；而那细软的头发丝儿，则是用来练习快速穿针，以锻炼瞄准的眼力。”

说完这些，秦刚拉起老婆的双手，摩挲着说：“你看你这原本白嫩的双手现在都成什么样了，我哪能不知道你为我做了多少牺牲。为了我爸的药费，你去了劳动强度大的物流企业，只为多赚点工资。因为人家仓库不允许留长发，你把留了多年的长发都剪了。”

胡子雯此时恍然大悟，她脸色一红，说：“其实你不知道，我那一头长发剪下来，没丢，还好好地放在家里放着呢，回去后，我就寄一缕来给你。”

秦刚又惊又喜：“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有了你长发的陪伴，我的枪法定会更加精准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王 琦）

（题图：豆 薇）



### 半只耳的故事

**星**期天，阿伟开车独自去乡下玩，回程时天已经黑了，开着开着就迷了路。

忽然，山路边出现了一间小木屋饭店，店名特别有意思，叫“聊斋饭店”。老板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头，正在一个人咿咿呀呀地唱着戏曲，吃着火锅。

阿伟一看就咽起了口水，求老头给他弄点吃的。老头哈哈笑着说：“你看到我的招牌了吧？我这人就喜欢听故事，你给我讲个故事，要是好听，我就请你吃兔子；要是讲不出故事，你出再多的钱，我现在

# 聊斋饭店

□阿 超

也不做生意了！”

阿伟一听乐了，他本身就是个作家，讲故事对他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。他马上给老头讲了一个他的得意作品。老头听得津津有味，故事还没讲完，就给他摆了碗筷。

一聊，阿伟才了解到，老头姓吴，就住在附近的村子，无儿无女。开这么个小饭店，只是图个热闹。

两人正喝得热乎，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。一看时间，已经半夜十二点了。

吴老头打开门，进来的是个乡下人打扮的中年汉子，这人左边耳朵缺了一半，十分特别，再听口音，应该不是本乡人。半只耳和阿伟一样，也求老头给他弄点吃的。

没等吴老头回答，阿伟快人快语地说道：“你来得巧了，这是聊斋饭店，老板特别爱听故事，你要有故事，就能吃免费大餐，没





· 新传说 ·

有故事，有钱也没有吃的！”

半只耳看看吴老头，又看看眼前热气腾腾的火锅，咽了口口水，说道：“那我就说一个，我这个故事，还是本地发生的真人真事，就是有点吓人！”

他立马说了起来：从前，有一个年轻人到一个村子唱戏，快演完的时候，村子突然炸开了锅，原来村里有个姑娘竟然被人在家中奸杀了，作案者是一个化了装、穿着戏服的古代书生，而年轻人那晚扮演的就是书生。村里一帮人闯进后台，二话不说就是一顿猛揍，竟把他活活打死了。那年轻人当了冤死鬼，愤愤不平，每每夜深人静时，就扮成书生模样，到处去敲人家的门。门一开，他就跟人说，他没有奸杀那位姑娘，你信不信？等人家说信了，他才肯离开，到现在还在问呢。

半只耳说完，哈哈大笑，觉得这故事可以过关，抄起筷子就夹了块肉放进嘴里。

阿伟听得入迷，猛地一拍手：“大哥，你这故事太好了，真的是本地发生的真人真事吗？”

“绝对！”半只耳嘴里嚼着肉，得意地说，“这可是真事，不信，

你去问问本地的戏班。”

吴老头半信半疑，问道：“我也是本地人啊，咋没听说过这回事？按你说的，那姑娘一定是被歹人扮成演戏的书生害死的。”

半只耳一愣，说：“对，对！这是二十年前的事呀，就发生在你们这块地方，你咋没听说过？当然，后面闹鬼的那一段是我加的。”

吴老头说：“只听说一个村子唱戏的时候，有个姑娘被害了，倒没听说凶手扮作了书生。”

半只耳挠挠脑袋：“这倒奇怪了……”



就在这时，外面又传来了“咚咚咚”的敲门声，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盯着门口。

只听门外有个男人说道：“老板，我是路过的，想在你这里歇歇。”

吴老头扭头看了看其他人，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，咋这么晚？”

门外答道：“我是本地一个戏班的，今晚在龙头村演出，戏演完回家时，我的车在半路上坏了。”屋里的人一听，都吓了一跳：这也太巧了吧？

吴老头冲门外说：“门没锁，你进来吧！”



门打开了，只见一个古代书生打扮的人走了进来，脸上还画着浓厚的油彩。虽然心里早有准备，但在此时此地，乍一看，阿伟还是吓了一跳，汗毛都竖了起来。

那书生连连摆手说：“别怕别怕，我还来不及洗脸换衣服，不是有意吓人的！”

“不怕不怕！”吴老头哈哈一笑，拿过一张椅子给书生，“今晚我这聊斋饭店可真热闹了。秀才，肚子饿了吧？给我讲个故事，我请你吃火锅！”

书生似乎有点惊恐不安，坐下来说他并不饿，就是口渴，想喝杯酒。吴老头给他倒了一杯酒，书生端起“吱溜”一声就喝了下去。他连喝了三杯，神色似乎稳定了下来，缓缓说道：“行，那我就讲个真实的故事。”

书生很快讲了起来：从前，有个年轻人到一个村子唱戏，发现台下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姑娘，就暗暗喜欢上了人家。不久，他们戏班又到这个村子演出，当他匆匆忙忙赶到要化装时，发现戏箱里那套书生的戏服不见了。他也没多想，马上找了一套旧的换上。演出开始后，他没看见那个姑娘在台下，心里十分失望。就在演出快结束时，他喜

欢的姑娘带着一帮人冲上台，说他强奸了她。面对这突来横祸，他百口莫辩，趁着戏班众人挡住村民的时候，逃走了。

大家一听书生讲的竟是这样一个故事，不禁都直起了腰。阿伟忍不住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书生还没回答，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摩托车的声响，书生的脸色随即大变。

一直不说话的半只耳一下站了起来，指着他说：“你这个故事是刚刚发生的，你就是那个演戏的年轻人，现在人家追你来了！”

话音刚落，书生“扑通”跪了下来，连连冲他们作揖：“不错，我就是故事里那个唱戏的，我真的是冤枉的，求求你们……”

半只耳道：“既然是冤枉的，你干吗要逃？”

书生连忙作揖：“大哥，我要是不逃，现在恐怕已经当了冤死鬼了。”

阿伟想想也是，但一时拿不定主意，就抬眼看着吴老头。吴老头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你先躲到里面去，不要出声！”

等书生藏好，吴老头把门打开，只见门外有七八个村民，果然正是来追那书生的。吴老头便说他们几





· 新传说 ·

个好端端地在这里喝酒，没看见其他人。

为首的人说，他们已经发现了书生丢弃的车，他可能已经把脸洗干净，换过衣服，但真人也好认，额头有一块十分明显的疤。对吴老头他们交代了一番后，那些村民便离开了饭店。

待村民走远，书生从里面出来，跪倒说：“几位，我确实是被人陷害的，那人偷了我的戏服，又化了装，故意让人看不清他的真面目，却让我当了替罪羊！”

半只耳大声说道：“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，要是作案的真的是你，我们把你窝藏起来，恐怕也要跟着遭殃。不管是真是假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别连累我们！”

### 吴老头的故事

这时，吴老头忽然拿起一把菜刀，拉了张椅子放在门口，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，不容置疑地说道：“谁也别想走！”阿伟他们顿时怔住了。

“都坐下！”吴老头又喝道，“今晚的故事还没讲完哩。你们都讲了故事，我还没讲呢！”

阿伟他们面面相觑，只能惴惴不安地坐了下来。吴老头缓缓讲起

了他的故事：从前，有一个男人是个戏迷。一次，一个戏班子来到他们村演戏，等他看完戏回到家，却发现女儿衣衫不整，倒在血泊中。原来，有人借村里唱戏的时机，翻墙进来对他女儿欲行不轨，遭到反抗后，竟把女儿打死了。可歹徒没想到，女儿还有一口气，临死前告诉父亲，杀她的是个唱戏的书生，戴着帽子，穿着戏服，脸上涂着油彩，看不清面貌。

听到这儿，阿伟他们的嘴巴都张大了。吴老头继续说道：那个父亲却十分清楚，那天的戏班共有五个男的，除去两个拉二胡打鼓的，剩下三个，一个扮老爷，一个扮书生，一个扮丑角，整场戏都没有离开过，根本不可能中途跑来作案。所以，他就一直藏着女儿的话没有声张。

阿伟着急地问：“那后来抓到那个坏人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吴老头脸上微微颤抖起来，“二十年来，我从来没有忘掉女儿说的话，开这个聊斋饭店，不光是我爱听故事，我更想看看，还有谁知道这个故事，记得这个故事，说不定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凶手。”

阿伟他们惊讶地叫了起来，原来他就是故事里那个戏迷父亲。



吴老头突然老泪纵横，仰天哭道：“我那可怜的女儿在天有灵，今晚把害她的凶手送上门来了，老天有眼啊！”

阿伟他们一听这话，全都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。

吴老头缓缓扫了一眼屋里的几人，说：“刚才讲过戏班故事的人，就是凶手，今晚犯案的也是他！”

那书生急忙辩白起来：“我真万确是唱戏的，要不，我给你们唱一段……”

吴老头一摆手：“不用唱，你

把脸洗干净就行了。”

书生急忙打来水，把脸洗干净，额头上果然有一块醒目的疤，照刚才村民所说，那他肯定是戏班里的人无疑了。

三人的目光一下子落到了半只耳身上。半只耳显然有些惊慌，但还是强作镇定地说：“我的故事是听别人说的，你这样说没有道理啊，不是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都是凶手吧？”吴老头紧盯着他问：“这个故事只有我知，凶手知，你从哪儿听来的？是凶手跟你说的？”

半只耳愣了愣，又说是从书上看来的。吴老头冷冷一笑道：“其实，我刚才的故事还没讲完，我女儿反抗时，打掉了凶手的帽子，发现凶手的左耳只有半只耳朵……”

吴老头还没说完，半只耳已经跳了起来：“胡说，那时我的耳朵还好好的……”说到一半，他自知失言，怔住了。

就在这时，吴老头扬起菜刀，咬牙切齿地冲了上去，作势要劈下去：“你还不认罪！”

话音刚落，半只耳“扑通”跪倒在地，抱着脑袋大喊：“我认，我认，今晚也是我干的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颖）







· 新传说 ·



# 精明的算计

□ 陈效平

永旺房产建了一个叫“兰香苑”的小区，可刚建好，房价就暴跌。瞅着黑压压一大片空置的房子，总经理朱大成忧心如焚。为了给兰香苑去库存，他许下销售员百分之一的高额提成。

这天上午，朱大成正在办公室里唉声叹气，忽然门一开，秘书领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兴冲冲地走了进来。男青年说自己叫徐冰，专程来帮永旺公司销售兰香苑的房子。

徐冰毛遂自荐，朱大成估计他有些门道，便试探着问：“徐先生，你能卖掉几套呢？”

徐冰气定神闲地说：“如果朱总采纳我的建议，我能把兰香苑的

房子全卖掉。”

“全、全卖掉？！”朱大成怔了好一会才提醒道，“兰香苑还有八百多套房子没卖掉啊！”

徐冰点点头说：“我晓得。”

“那你打算花多长时间把这些房子卖掉？”朱大成追问。

徐冰笃定地回答：“最多半年就够了。”

朱大成警惕地问：“你能保证，以现在的价格，把兰香苑的房子全部卖光吗？”

徐冰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若不出意外，我可以在现有房价的基础上，每平方米再增加三千元。”

朱大成惊得目瞪口呆，觉得他



是痴人说梦。

徐冰仿佛看穿了朱大成的心思，收敛笑容，严肃地说：“我可以跟永旺公司签个协议，在兰香苑的房子卖完前，我不索取任何好处！”

“那么，事成之后，你要什么样的回报？”朱大成来了兴趣。

徐冰说：“和其他销售员一样，我只要百分之一的房价提成。”

朱大成满口答应，随即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：“徐先生，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绝招，不仅能在半年内把兰香苑的房子统统卖掉，而且还能大幅度提价？”

徐冰没有正面回答，反问道：“朱总，你说说看，什么样的房子最好卖？就算楼市再不景气，这种房子的价格也依然坚挺？”

“那当然是名校的学区房。”朱大成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“嗯，不错。”徐冰呵呵笑道，“我的建议，就是把兰香苑变成市第一中学的学区房。”

“一中”是本市最好的中学，如果兰香苑能成为它的学区房，徐冰的计划肯定可以实现。但问题是，“一中”远在城东，跟兰香苑八竿子也打不着，这学区房从何谈起呢？朱大成便将自己的困惑和盘

托出。

徐冰笑着说：“没有条件，咱就创造条件嘛！”接着，他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打算，想在兰香苑旁边盖“一中”的分校，末了，徐冰说，“我知道，贵公司在兰香苑北面还有一块空地，正好能用来盖分校，兰香苑成为学区房后，这多卖的收入足够补偿你们建校的支出。”

朱大成半信半疑，但苦于找不出卖房的好办法，就让徐冰去碰碰运气吧。

三天后的傍晚，徐冰打电话给朱大成，说他在希尔顿酒店做东，宴请一中的林校长，让朱大成赶紧过去。接完电话，朱大成匆匆写好一张支票揣进怀里，开车直奔希尔顿酒店。

徐冰已等在酒店门口，看见朱大成，就说：“林校长同意在兰香苑旁建一中分校，具体事宜，你跟他面谈。”

朱大成乐得心花怒放，他摸出支票悄悄塞在徐冰手中，对他耳语道：“这是我们公司的一点心意，麻烦你转交林校长。”

徐冰往支票上瞟了一眼，触电似的惊叫道：“哎哟哟，一百万元！朱总真是活财神，出手这么大方





· 新传说 ·

啊！”

朱大成朝徐冰做了个禁声的手势，压低声音解释道：“饮水思源，林校长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，我们应该意思意思。”

徐冰一边把支票推还给朱大成，一边笑眯眯地说：“我跟林校长有交情，建分校的事，朱总不必挂在心上。不过，如果你真的想意思意思，那这笔钱先记在我的账上。”

朱大成心领神会，连声说：“好好好！先记在你账上，事成之后一并奉上！”徐冰点点头，领着朱大成来到了包厢。

林校长已在包厢内等候，见到朱大成，他非常客气，连声地夸赞道：“朱总热心公益，发财不忘办学兴教，令人敬佩！令人敬佩！”

朱大成赶忙跟着客套，心里暗

付：这林校长真是只老狐狸，明明是我有求于他，他却反过来感谢我，把暗箱操作的嫌疑撇得干干净净，怪不得刚才我托徐冰给他送钱，徐冰不肯收，敢情人家早就打了招呼。

接下来，三个人边吃边聊，把在兰香苑旁建“一中”分校的事初步谈妥。

随后的几天里，永旺房产公司和市第一中学深入洽谈，双方很快达成协议：由“永旺”提供资金、场地，由“一中”提供师资力量，共同创建“一中”兰香苑分校。这个消息经媒体披露后，兰香苑的房价陡然飙升，每平方米涨了三千多元，八百多套存量房不到半年就销售一空！

一切如徐冰所料，永旺房产公司起死回生，朱大成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。

接下来该给徐冰发奖金了，按售房金额百分之一提成，这笔奖金总计二千多万元。朱大成拨通徐冰的手机，表示准备把奖金转账给他。不料，徐冰说想跟永旺公司当场结清这笔款项，约朱大





成第二天下午在龙头山见面。龙头山距市区八十多公里，位置偏僻交通闭塞，朱大成以为徐冰只是要找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办交接。

次日下午，朱大成开车近两个小时，风尘仆仆赶到了龙头山。

一见面，徐冰就关切地问：“支票带来了吗？”

朱大成拍拍手提包，笑道：“在这儿呢！”

“上次准备给林校长的那一百万元，也带来了吗？”徐冰又问。

朱大成乐呵呵地点了点头，心里却想：嘿，好一个精明的家伙，还记着这茬呢！

徐冰很高兴，把手一挥说：“好！那就跟我走吧！”说完，领着朱大成朝前走去。

俩人转过几个山冈，渐渐进入了大山深处。朱大成越走心里越纳闷：不就是收两张支票吗？徐冰干吗神秘兮兮，带着自己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绕来绕去？这小子究竟在搞啥名堂？！正疑惑着，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密匝匝的瓦房。徐冰指着其中一个院落说：“到啦，就是这儿！”朱大成放眼望去，只见院子门口挂着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：龙山乡政府。

走进简陋的乡长办公室，朱大

成发现一个黑瘦的中年汉子已等在那儿。

徐冰告诉朱大成，这黑瘦汉子是龙山乡的郭乡长。郭乡长和朱大成热情握手，爽朗地笑道：“感谢永旺公司慷慨解囊，资助龙山乡修建希望小学！你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啊！我代表全乡的娃娃感谢你们！”朱大成听得一头雾水，他看看郭乡长，又瞅瞅徐冰，不知这捐资修建小学的话头是打哪儿冒出来的？

徐冰哈哈一笑，向朱大成道出了其中的原委：

两年前，徐冰和几个“驴友”到龙头山游玩，他们意外发现，贫困的龙山乡没有小学，乡里的孩子要跋山涉水走十多里山路，才能到邻近的葛岙乡读书。徐冰很想帮龙山乡建一所希望小学，但苦于没有资金，一直未能如愿。最近，在“永旺”工作的朋友偶然说起公司重奖房屋促销的事，徐冰听后脑中灵光一闪，琢磨出一条移花接木帮龙山乡建小学的妙计。

讲到此，徐冰戳戳朱大成的手提包，“嘻嘻”笑道：“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你包中的支票了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张恩卫）





# 承认秘密

□ 谢明宏



**鲍**伯是资产雄厚的财阀，为了提升素养，近一段时间苦修心理学。

这一天，鲍伯看书着了迷，竟误把燃着的雪茄丢在了地毯上，他满是歉疚。

妻子凯丽宽慰道：“我曾做过和你同样的事，十几岁的时候看小说，把屋子烧得不成样子！”

鲍伯举起一本心理学的书说：“看来书上说得没错，只有当你做了一件和别人同样的事时，对方才会毫无顾忌地承认自己的秘密。”

当天晚上，鲍伯的别墅里举行晚宴，名流云集。凯丽发现，平时不苟言笑的丈夫居然开朗起来，拉她入舞池，舞姿让人倾倒。跳完舞，

真正的鲍伯走出来，对妻子说与她共舞的其实是他的双胞胎弟弟林恩，兄弟两个唯独有一点不同，就是林恩的鼻翼有颗痣。

跳完舞回房间换衣服，凯丽脑子里反复出现林恩迷人的笑容。对于凯丽来说，钻进生意经里的鲍伯，和玩偶一般无趣。

凯丽换好衣服，经过回廊，听见鲍伯和林恩在争吵。她在暗中仔细一听才得知，兄弟两人长期不和，十年前因为遗产分配问题彻底决裂，林恩这才远走巴西经商。林恩声称这次回来的目的不是争家产，而是要夺回凯丽！当初凯丽先认识的是弟弟，后认识哥哥。由于两人



相貌极为相似，初次见面时林恩为了故弄玄虚而没透露姓名，这才导致凯丽一直被蒙在鼓里。

当天晚上，凯丽辗转难眠。她无法接受被鲍伯欺骗的事实。

第二天一早，管家便告诉凯丽：鲍伯要去北部出差，大概三天后回家。其间，凯丽和林恩旧情复燃，约会、踏青……凯丽将自己的计划对林恩和盘托出：两人合力害死鲍伯，然后林恩取掉鼻翼上的痣扮成鲍伯。

不出所料，对哥哥恨之入骨的林恩愿意冒险。三天后，鲍伯归来，兄弟同去山中野餐。鲍伯喝了掺有迷药的葡萄酒，不省人事。林恩将鲍伯推下悬崖，凯丽则驱车去接琼斯医生给林恩取痣。

好景不长，不久，凯丽发现林恩变得越来越像鲍伯，语气、生活习惯都如出一辙……凯丽偷偷找到琼斯医生，询问当时取痣手术的情形。琼斯的回答让凯丽惊诧不已：对方的鼻翼根本没有痣！真相就是——鲍伯反过来杀了林恩，并冒充取痣后的弟弟！凯丽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回到家中，凯丽威胁鲍伯：“你杀了林恩，我要报警！”鲍伯微微一笑：“不错，可你不也杀死了你

的孪生姐姐吗？”凯丽的面容变得扭曲了，说：“你还是发现了！虽然是姐姐先认识的你，但我更适合你……不过，我们都得进监狱！”鲍伯从口袋里掏出录音笔：“不，进监狱的只有你自己！”这时，林恩竟然从客房里走了出来。鲍伯对凯丽说：“他确实是我的孪生弟弟，不过我和他没有什么不和，他也没有比我先认识你！”

其实，当初凯丽的姐姐先认识鲍伯，凯丽因为嫉妒，在婚礼前夜害死姐姐，冒充新娘。

结婚之后，鲍伯才渐渐发现凯丽的异常，但苦于找不到任何证据。因此他找到心理医生，得到建议：制造一个相似的案例，希望对当事人产生映射刺激，说出真话。由此，鲍伯求助远在巴西的孪生弟弟林恩，上演了一出戏，引凯丽入局，承认罪行。

警察押走了凯丽。她满脑子萦绕的都是那条心理学定律——只有当你做了一件和别人一样的事时，对方才会毫无顾忌地承认自己的秘密。

（推荐者：秋艾林）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：豆薇）



· 东方夜谈 ·

一把火将望江楼烧成了灰烬，老板宋子峰一心求死，好  
在天无绝人之路……

# 馋鬼临门

□ 魏 炜



**宋**子峰是望江楼的老板，他有一道拿手菜叫红烧脆皮蹄膀，那可是天下一绝。可惜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，将望江楼烧成了灰烬。宋子峰眼见多年心血付诸东流，不禁想到了死。

这天晚上，宋子峰来到河边，纵身就往河里跳，不料被人拉住了裤带。他扭头一看，却不见人影，不由得大为惊奇。只听一个声音说道：“我是馋鬼。你在跳河之前，先给我做道红烧脆皮蹄膀吧。你死了，我可就再也吃不到了。”

宋子峰有点哭笑不得，他心一软，点头应道：“好吧，那我给你做完了再跳。可这深更半夜的，到

哪儿去找材料和家什呢？”

馋鬼见宋子峰答应了，兴奋过头，竟显出了本来面目，那是一个瘦削的老头。他高兴得手舞足蹈：“只要你给我做，材料啥的就不用你操心啦。”

馋鬼把宋子峰带到了一座废弃的房屋里，问清做红烧脆皮蹄膀所需的材料，就一阵风似的跑出去了。不过一个时辰，馋鬼就把材料都带回来了。宋子峰立刻开始做上了，馋鬼在一旁打下手，馋得口水不住地往下流。

两个时辰后，红烧脆皮蹄膀做





好出锅，馋鬼抱着碗就吃了起来。宋子峰苦笑着摇摇头，转身离开，想再去跳河。可刚一出门，他就被几个人拦住了，带头的是本地有名的富户孙员外。他见宋子峰从一间破屋子里出来，奇怪地问：“深更半夜的，你在这里干吗？”

宋子峰回头朝馋鬼一指，说他自己给他做蹄髈吃。馋鬼一看来了这么多人，一下子就隐身不见了，屋里只剩下那盘蹄髈还在桌子上。

孙员外闻到肉香，径直冲进屋里。他见桌上有一盘红烧脆皮蹄髈，顿时也馋得直咽口水，一把抓过来尝了一口，顿觉满口生香，一边嚼一边含混不清地说道：“好蹄髈，好蹄髈啊！我记得，只有望江楼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蹄髈。有蹄髈没酒，真是扫兴！你们几个回去，给我搬两坛酒来。”那几个人应声走了。

孙员外意犹未尽地咽下了一口蹄髈，正想再咬一口，蹄髈却被夺走了。原来，那馋鬼只是隐身躲在一旁，见孙员外还想吃，再也受不了了，他一把夺过蹄髈，夺门而出。孙员外看到蹄髈凌空飘出，惊得眼睛都直了，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，惊疑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鬼？”

宋子峰说：“馋鬼。就是他让

我来做蹄髈的。”

孙员外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到嘴的蹄髈被他抢走了，这不是要馋死我嘛！兄弟，你会做蹄髈是吧？你快给我做几个！要多少钱，你说便是！”

宋子峰不禁喜出望外，就跟着孙员外回家去做蹄髈。孙员外吃得开心，就不住地夸他。宋子峰眼珠一转，借机说想请孙员外帮忙重建望江楼。孙员外想了想，觉得有利可图，就点头应道：“馋鬼都爱吃你做的蹄髈，更甭说咱这普通人了。咱就拿馋鬼打招牌，不愁赚不到钱！”

宋子峰一愣：“拿馋鬼打招牌？”孙员外把嘴巴凑到他耳边一说，宋子峰不觉笑着连连点头。

很快，两个人商议好，由孙员外出资重建望江楼，宋子峰去找馋鬼。馋鬼虽是飘忽不定，但想找他倒也不难。这天夜里，宋子峰又回到那座废弃的屋子里，做了两只红烧脆皮蹄髈。蹄髈刚一出锅，就被人凌空抢走了。宋子峰看不见人，就猜到是馋鬼来了，忙说：“慢点儿吃，别烫着。”

馋鬼嘟囔着说：“还管什么烫不烫，先吃了再说！”馋鬼一激动，又露了身形。只见他抱着蹄髈，正



兴致勃勃地啃着，直吃得满嘴流油。

宋子峰看着他那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像是八辈子没吃过饭了，心里倒有些可怜起他来了，说道：“你这么爱吃，找我去呀。我每天都在做，多做一个给你吃就是了。”

馋鬼三口两口就吃完了一只蹄膀，又抓起另一只蹄膀，怒气冲冲地瞪着宋子峰说：“你快馋死我了！你明明知道我爱吃蹄膀啊，还天天做，那香味儿飘出几里地，真要把我的魂儿都馋出来了。我天天在孙员外家门口转悠，可也只能闻闻味儿，唉，我真恨不得杀了你呀。”



宋子峰不解地问他，为啥不去吃。馋鬼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，一边解释说，孙员外家门口站着两个门神，他哪儿进得去呀。等吃完了蹄膀，馋鬼一抹嘴，这才问宋子峰，找自己有啥事。

宋子峰说，孙员外已经答应帮他重建望江楼，他想请馋鬼帮忙做生意。馋鬼也没细问，就点头答应了：“好，到时候我来帮你。”

半年后，望江楼重建好开张了，宋子峰宣布要搞一个闻所未闻的活动：看馋鬼吃饭。在这之前，宋子峰和孙员外就放出了消息，说宋子峰做的红烧脆皮蹄膀乃是天下第一美味，引得馋鬼上门。望江楼的蹄膀本来就好吃，再弄个馋鬼出来，自然吸引了众人的眼光。宋子峰选出了十几个代表，届时观看。

到了傍晚，宋子峰亲手做了几只蹄膀和几道菜，还拿来两坛好酒，放在一个雅间里，让馋鬼隐身坐在桌边又吃又喝。十几个代表轮番来到雅间外面，透过一道缝隙，悄悄往里看着。只见一只只蹄膀飞起来，到了半空，渐渐被啃得只剩下了骨头；而那酒坛不见有人搬动，却腾空往酒杯里倒着酒，倒满一杯，酒坛又被放回原处；接着酒杯腾空而起，到了半空，微微一倾，杯中的



酒不知流到了哪里，空杯子却被放回桌上，看来真是有馋鬼在吃蹄髈喝酒了。

这件奇事迅速传播开来，望江楼一时高朋满座，生意兴隆。人们既是为了一饱口福，尝尝那道能引来馋鬼的名菜，同时也想看看馋鬼到底长啥模样。馋鬼也借此机会，天天跑到望江楼里大快朵颐。那个雅间，宋子峰一直给馋鬼留着，从不许外人进入，还派了两个伙计看着，同一时间，只允许一个客人偷偷往里看。

这天，伙计忽然跑过来报告宋子峰，说端进雅间里的酒菜都没有动，也没人见到馋鬼吃肉喝酒。宋子峰急忙来到雅间，果然看到蹄髈和好酒都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，看来馋鬼还真是没来。他料想，馋鬼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，否则一定会赶过来的。

可接下来的几天，馋鬼也都没来。馋鬼忽然不来了，望江楼的生意一下子冷清了。宋子峰心想，这事儿一定和馋鬼有关。要想搞明白，非得把馋鬼找回来。可馋鬼若有心躲着他，要找到也并非易事。宋子峰眼珠一转，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。

这天晚上，宋子峰又在那座废弃的屋子里做起了蹄髈。蹄髈出锅，

他端上了桌，又倒上了酒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你来了，别客气，快吃吧。”

果然，馋鬼就在屋里，他长叹一口气，现身后质问他：“你为啥要把我逼入绝境？”

宋子峰说：“我不逼你，你能出来吗？”

原来，宋子峰知道馋鬼怕门神这事儿，就让孙员外买了许多门神，给各家各户都贴上了，馋鬼断了吃路，只好来找他了。

宋子峰问馋鬼：“你得告诉我，你为啥不到望江楼去了？这红烧脆皮蹄髈，可是你最爱吃的美味呀。”

馋鬼苦着脸说：“快别提你的蹄髈了。我天天吃，月月吃，现在一见到蹄髈就要吐，一闻到味儿就恶心。这么好吃的蹄髈都不想吃了，你说我还叫啥馋鬼呀？宋老板，我都饿了好几天了，求求你，快给我蒸碗白米饭，好不好？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绿版编辑部电子邮箱：

朱虹：zhong98305@sina.com

王琦：wangqi\_8656@126.com

刘雁君：nina\_lyj@sina.com

黄怡亲：hyq\_0415@qq.com

赵媛佳：babyfuji@126.com





· 3分钟典藏故事 ·

女儿对父亲诉苦，说生活中事事都很艰难。

她的父亲是位厨师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就把她带进厨房。父亲先往三只锅里倒入一些水，然后把它们放在旺火上烧。不久锅里的水烧开了，他往第一只锅里放了些胡萝卜，往第二只锅里放了个鸡蛋，往最后一只锅里放入咖啡粉。女儿在一旁看着，纳闷父亲在做什么。

大约二十分钟后，父亲把火关了，把胡萝卜和

鸡蛋捞出来分别放入两个碗里，然后又把咖啡舀到一个杯子里。做完这些后，他才转过身问女儿：“亲爱的，你看见什么了？”女儿回答：“胡萝卜、鸡蛋、咖啡。”

父亲让女儿靠近些并让她用手摸摸胡萝卜。她摸了摸，注意到胡萝卜变软了。父亲又让女儿拿起那只鸡蛋并打破它。将壳剥掉后，女儿看到的是煮熟的鸡蛋。最后，父亲让她喝了咖啡。品尝到香浓的咖啡，女儿笑了。她问道：“父亲，这些意味着什么呢？”

父亲解释说：“这三样东西面临同样的逆境，但其反应各不相同。胡萝卜入锅之前是结实的，但进入开水之后，它变软变弱了。鸡蛋原来是易碎的，但经开水一煮，它的内在变硬了。而咖啡粉则很独特，进入沸水之后，它们改变了水。”

面对逆境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是学胡萝卜、鸡蛋，还是咖啡豆？  
(作者：谢布内姆；推荐者：吕一)

## 不提旧日恩

崇祯十五年，清初理学名臣汤斌时年只有十五岁，他的母亲赵氏在战乱中身亡，他不得不带着家仆暂时到外地躲避战乱。不幸

面对逆境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





的是，他们半路遇到劫匪，被抢光了盘缠，只好向路过的人家求助。

主人是个善良之人，听了他们的情况便答应让他们留宿一晚。第二天，汤斌向主人辞别，带着仆人离开。仆人捧着临行前主人送的食物，愁眉苦脸地说：“吃完这些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汤斌苦笑着摇摇头，继续向前赶路。

走出没多远，仆人突然拍着脑袋大叫起来：“我想起来了，前些年，老爷救过刚刚那户人家的主人呢！”看着仆人兴奋的样子，汤斌平淡地说：“我早就认出来了。”“那你怎么不提呢？”仆人不解地问。

汤斌摆摆手说：“现在是我们有求于人，一提旧恩，就变成了我们向他索要回报。即使他愿意帮助我们，好像也变成了理所当然，还有可能引起他的反感。所以，还是不提旧恩为好。”后来，那家主人也想起往事，专门派人把他们请了回去。得知汤斌说的那些话后，他也对汤斌佩服不已。

我们常常说要知恩图报，但每种恩惠都有一枚倒钩，它将钩住受惠者的嘴巴，施恩者想把他拖到哪里就拖到哪里。而汤斌的不提旧日恩，就避免了这枚倒钩的出现。

（作者：张君燕；推荐者：潘光贤）

法国入侵俄国时，一次拿破仑脱离了大部队，被几个俄军士兵追进了一家皮衣店。幸运的是，这家店的店主是支持法军的，他将拿破仑藏了起来。俄国士兵没有找到人，悻悻而去。

事后，店主问拿破仑：“刚才您在即将面对死亡的那一刻，心里是一种怎样的感受？”这个问题令拿破仑大怒，他命令刚刚赶来的卫队将这个店主立即枪毙。

店主被法军士兵拉到店外，他听到拉枪栓的声音，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但枪并没有响，拿破仑微笑着走到店主面前，拍拍他的肩说：“这就是我给你的答案！”

很多事情没有亲身经历过，又怎能感同身受？在回答店主的这个问题时，侥幸脱险的拿破仑没有高谈阔论，虽说他的玩笑开得有点大。（作者：长乐；推荐者：千百度）

（本栏插图：陆小弟）

## 坦诚的回答





·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·

斯坦利·艾林 (1916—1986), 美国推理小说作家, 曾三度夺得“埃德加·爱伦·坡奖”, “美国侦探作家协会”也将代表作家终身成就的“大师奖”颁给了他。

# 全世界最后一瓶酒

□ [美国] 斯坦利·艾林



这天,《名酒鉴赏》的主编雷查尔找到酒商德拉蒙,想购买圣欧恩 1929,这是瓶传说中的名酒。德拉蒙手上的这瓶,是他刚从已故搭档的酒窖里发现的。

两人一见面,雷查尔便开门见山地说:“德拉蒙,你打算开价多少?听着,不管你开价多少,凯斯先生都能满足。”凯斯先生是整个欧洲大陆最富有的人,也是《名酒鉴赏》的主办人。

但德拉蒙摇了摇头,说:“那瓶酒我不卖,如果你坚持要我开价,那就两万美金。”雷查尔听了,暴跳如雷:“你凭什么不卖这瓶圣欧恩!”突然,雷查尔僵住了,五官扭曲,紧握的双拳痉挛般地敲打着前胸。“我的心脏……”他一边痛苦地喘息着,一边说,“没关系,我带了药……”吃下药后,雷查尔看起来确实好多了。

德拉蒙说:“作为一个心脏不好的人,你的情绪起伏太大了。”





“可一瓶传说中的年份酒突然出现，我却无缘品鉴。”雷查尔随即提出想要看一眼这瓶传说中的酒，德拉蒙同意了。他带着雷查尔来到酒窖，雷查尔一脸虔诚地接过酒，以专业的眼光检视了一番，才不太情愿地把酒还给德拉蒙。两人离开地下酒窖，就此别过。

可没过太多日子，雷查尔又来到德拉蒙的办公室，告诉他《名酒鉴赏》杂志将举办一场晚宴，杂志的主办人凯斯先生邀请他出席。

德拉蒙有些犹豫，但能够认识凯斯先生的诱惑太大，最终他还是接受了邀请。

晚宴上，德拉蒙和凯斯先生相谈甚欢。当谈到圣欧恩后，凯斯先生眼里明显闪过一丝感兴趣的光，他知道德拉蒙的开价，对此开玩笑说：“两万美金，有点儿太过分了，比我收藏的随便半打酒的总价都要高。话说这瓶酒还能喝吗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，正因如此我才不打开它，也不愿出售。像现在这样放着，它是一瓶世间仅存的无价之宝，而一旦谜底揭晓，它就不过是一瓶已经坏掉的葡萄酒。”

凯斯先生对此表示理解，并邀请德拉蒙下个周末去他的别墅做客，还特意强调，只是请他去玩，

不是想为买下那瓶酒讨价还价。

在别墅中，德拉蒙认识了凯斯先生的夫人索菲娅。索菲娅温柔、害羞，年轻得能当凯斯先生的女儿。事实上，她看起来十分惧怕凯斯先生，却经常和雷查尔在房间的一头亲密交谈。凯斯先生对此视而不见。

德拉蒙在凯斯先生的别墅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周末，之后又数度造访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凯斯先生说到做到，并未再提出购买那瓶酒。

### 冒险者

可这天下午，凯斯先生在雷查尔的陪伴下走进了德拉蒙的办公室。三人简单寒暄了几句，雷查尔便马上直奔主题：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凯斯先生准备买下圣欧恩！”

凯斯先生解释道：“事实上，我的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。我想，打开一瓶圣欧恩，并发现它依旧色泽艳丽、口感完美，一定是最合适的庆祝。”说着，他冷漠地递过一张支票，票面价值两万美金。

“可要是发现酒坏了，糟糕程度也会加倍。”德拉蒙赶紧说明。

“没关系，风险全部由我承担。”凯斯先生说，“当然，你也将出席



并亲自鉴赏。”

德拉蒙已经在不知不觉间错过了最佳反悔期，于是只能将支票折好，放进钱包里。

“晚宴是什么时候？”德拉蒙问，“别忘了倒酒前要先让它立几天，让杂质充分沉淀。”

凯斯先生说：“晚宴将在五天后举行，时间绰绰有余，足够把每一项细节都布置妥当。不过我不打算换容器，这瓶独一无二的珍品，值得享受从原产酒瓶中倒出的荣誉。虽然这么做有些冒险，不过我是个只要认为值得就甘愿冒险的男人。”

凯斯先生买下酒后的两天，他的夫人索菲娅打电话给德拉蒙，约他共进午餐，说是要商量些事情。

德拉蒙走进相约的餐厅，发现索菲娅坐在角落里，她明显吓坏了，可怜兮兮地向德拉蒙求助，说自己出轨了，对方是雷查尔，并且已经被凯斯先生发现了。德拉蒙心一沉，不太高兴地说：“夫人，这是你和你丈夫之间的事，与我没有半点关系。”

“德拉蒙先生，你不知道，在我丈夫眼里，我只是家里漂亮的装饰品，他放在我身上的心思，还不如对那些酒多。但雷查尔十分关心

我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，现在雷查尔的处境十分危险。我丈夫的预谋似乎和那瓶酒有关。因此我才来求你帮忙，你了解那瓶酒的事。”

“夫人，我只知道那瓶酒已经准备好了，周六的晚宴上会被大家享用。”

索菲娅紧张地低声问：“那有没有可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，往酒里下毒？我了解我的丈夫，只要能确保逃脱罪责，他就敢做，包括谋杀。”

这一刻，德拉蒙不禁全身冰凉，他突然想起前几天凯斯先生说的：他是个只要认为值得就甘愿冒险的人。但德拉蒙还是反驳道：“夫人，我认为你的丈夫不会往酒里下毒，除非他想毒死所有人，别忘了，我也参加晚宴。还有，你干吗不去找雷查尔商量呢？他才是事件的主角。”

“我跟他说了，但他毫不在乎，我知道，那是因为他疯狂地想品尝那瓶酒。”

德拉蒙迫不及待地想摆脱这让人不快的话题：“我能理解他的感受。如果真想听我的建议的话，我劝你最好在你丈夫面前表现得仿佛没这回事儿，并且马上和雷查尔撇清关系。”



## 获胜方

晚宴当天，凯斯先生表现得镇定自若，跟平常没有什么不同。在进行品酒仪式前，他以纯熟的技巧，旋开软木塞，然后将圣欧恩继续放在桌上，直到主菜上桌。

晚宴的每道餐点都安排得恰到好处，凯斯先生选的配餐酒更是没的说，但这些都不能夺了圣欧恩的光辉。

主菜终于端上来了，凯斯先生吩咐仆人们全部退下，因为倒酒的时候要极其小心，避免沉淀物浮上来，他不能有一丝分心。

凯斯先生慢慢举起酒瓶，突然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：“德拉蒙先生，你说的没错。”德拉蒙有些吃惊：“我说什么了？”

“你说过，保存了这么长时间的酒没打开时是无价珍宝，一旦打开，就可能变得一文不值，成为一个笑话。现在我突然发现，自己没有勇气去探明它究竟是珍宝，还是笑话。”雷查尔此时已经不耐烦了，他的脸因兴奋涨得通红，他粗暴地反驳道：“这么说太晚了！酒已经打开了。”

“但还有一种选择。”凯斯先生说，“雷查尔看好了，仔细看好了……”他胳膊一抬，将瓶口向下，

酒流了出来，洒在地板上。

看到这一幕，雷查尔面若死灰，双眼惊恐地盯着凯斯先生手中正迅速清空的圣欧恩。他突然抓着胸口，就像曾经心脏病发时一样，他的手伸向口袋想要拿药，但已经太迟了。索菲娅愤怒地尖叫道：“住手！快住手！看看你对他做了什么！”她连忙跑到凯斯先生身边，却被他挥手甩开。此时，雷查尔全身瘫软，脑袋靠在椅背上，失焦的双眸盯着天花板，旁人无论做什么都救不了他了。

索菲娅双眼紧盯着她的丈夫，直到终于有力气说出几个字：“你知道这样会要了他的命，所以才买







·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·

“下这瓶酒，然后倒掉！”

“好了，夫人，你的歇斯底里会让我们的客人难堪。”凯斯先生转向德拉蒙，冷静地说，“真抱歉，我们的小聚会以这种方式收场。可怜的雷查尔，他就是太容易冲动，才发生了这种惨剧。现在，你最好离开这里，这种突发事件不需要证人。我送你出门。”

德拉蒙毫无知觉地离开了那里，唯一清楚的是他目睹了一场谋杀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凯斯先生的手段天衣无缝，唯一的损失不过是

两万美金和一个不忠的妻子。德拉蒙认为索菲娅应该一个晚上也待不下去了，她会迅速逃离那幢房子。

那晚之后，德拉蒙再没听说有关凯斯先生的消息。直到半年后，他在一家咖啡馆里偶遇索菲娅。

索菲娅热情洋溢地和德拉蒙打了招呼。她变了，全身散发着自信的光辉。德拉蒙与她聊了几句，认为她的改变肯定是遇到了真正合适的男人，当发现她瞥了一眼手表时，便连忙为占用了她的时间道歉。

“对像你这样的朋友来说，这是应该的。”索菲娅说着站起身，“不过我跟凯斯约在了……”

“凯斯先生！你依然和他生活在一起？”

“当然。请你原谅我的后知后觉，我这才想到你这么问的原因。不过，从那晚开始，一切就全变了。”索菲娅微笑着说，“当时你也亲眼看到凯斯把一整瓶圣欧恩都倒在了地板上，就因为我！那让我意识到，在他心目中，我原来比全世界最后一瓶圣欧恩还重要。当晚，我鼓起勇气来到他的房间，对他倾诉衷肠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就幸福得仿佛置身天堂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夫）





# 放 鷹

□ 河西走狼



今儿给大伙儿讲个放鷹的故事。嘛叫放鷹啊？过去天津有一种窑姐儿，在大饭店住包房，专瞄有钱的主儿，用姿色引诱上钩后，正儿八经嫁过去当小，等弄到一笔钱后，扯个旗子散伙，这行当就叫放鷹。

话说英租界有个二毛子，姓张，大伙儿管他叫张毛子。庚子年，义和团烧教堂杀洋人，八国联军攻进京城后逼大清赔银子。租界的洋行也跟着起哄架秧子，纷纷列出清单，让朝廷赔损失。这张毛子仗着自个儿是教民，又在洋行当过差，愣是讹了朝廷一大笔大洋。

张毛子怕遭报复，在英租界盖了幢小洋楼，靠银行利息吃香的喝辣的。民国二十六年，小日本突然攻进了北平，张毛子嗅出味儿不对劲，麻利儿把小洋楼卖了，搬进了日租界。

这天，张毛子正喝香片儿呢，小凤仙突然主动找上门来。小凤仙是个雏儿，在帝国饭店包了一套房，只卖艺不卖身。张毛子迷上了小凤仙，想娶她做小，可小凤仙呢，既没答应，也没拒绝。

落座后，小凤仙就说明了来



· 传闻轶事 ·

意：“张先生，我是来给你介绍个好事由的。”张毛子问嘛事由。小凤仙说，有个叫佐藤的日本人，是日本三菱株式会社的股东，打算在英租界开家银行，想找个懂行的中国人当经理，问张毛子想不想干。张毛子一听：“干，为嘛不干啊？”

第二天，佐藤就坐着一辆小轿车找上门来。俩人一拍即合，立马决定在租界找房子，准备停当就开业。临走时，佐藤还送了张毛子一份厚礼，八大山人朱耷的一幅画。张毛子心眼儿多，找到行家鉴别，要是真画，说明佐藤有两钱儿，开得起银行，不然就一边儿凉快去。

行家瞅完后，想出两千大洋留下画，被张毛子回绝了。回来后，他心里就有了谱儿，去英租界看中了一幢独栋小洋楼。佐藤看后十分满意，给了张毛子一张银票，让他边装修边招人。半个月后，大东亚银行就开业了。

当天晚上，佐藤喝得醉醺醺的，拍着张毛子的肩膀：“张桑，好好干。要不了几天，来大东亚存钱的人就会把门槛踩破！”

张毛子愣了一下：“为嘛啊？”佐藤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嘛话也没说，摇摇晃晃坐着小轿车走了。

第二天上班时，张毛子就发现，银行里一下子涌来了不少存钱的人。他很纳闷儿，一打听才知道，日本人从大沽口开始攻打天津了，很多人不放心，纷纷把钱存进大东亚银行。

张毛子一琢磨昨晚佐藤说的那句话，心里明白过来了，下班回家后，他正犹豫呢，儿子张泽进门就说，日本人马上就要打进天津啦，到时候，整个天津都是日本人说了算，跟北平一样。

晚上，张毛子就打电话告诉佐藤，想把自个儿的钱存进银行。佐藤十分高兴：“张桑，你是我们大日本最可靠的朋友。你放心，银行付你最高的利息！”

次日，佐藤雇了一辆胶皮大卡车，帮张毛子把存在汇丰银行的五十万大洋全部拉了出来，存进了大东亚银行。

第四天，日本人就进了天津。张毛子庆幸不已。吃过早点，他坐着胶皮来上班，却远远看见许多人围站在银行门口，不知道在干吗。



张毛子下车走近一看，发现银行门还没开，就问大伙儿：“看门的门差呢？”大伙儿都说找不到人。





他急忙找了附近一家熟识的洋行，给佐藤打电话，想问是怎么回事儿。谁知，电话响了半天，却一直没人接。

张毛子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连忙赶到了日租界，找到了佐藤名片上的住址，一打听才知道，这里压根儿就没住过佐藤。他一下子蒙了，慌忙来到巡捕房报了案。

探长立刻带人撬开了银行门锁，进去后才发现，存在金库里的钱全不见了。张毛子急眼了，钱一准儿被佐藤卷跑了，他要求探长尽快破案，追回自个儿的存款。根据他提供的线索，探长找到小凤仙了解情况。小凤仙说，她和佐藤也不怎么熟，只是在一次喝花酒时，让她帮忙找个懂英语的人开银行，其他的就一概不知了。

探长三天后在南市逮住了佐藤，一审问才知道，只是个在旅顺口日本洋行当过差的二鬼子！据他交代，银行是一个阔少让他开的，答应每月发200块大洋薪水，至于存在银行的钱，他嘛也不知道。

第二天，探长来找张毛子家，把案情简单说了说，然后问他得罪过嘛人。张毛子想了半天，摇头说没有啊。探长忽然拿出了一张画像，问：“张先生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”

他就是幕后的主谋！”

张毛子一瞅，愣住了，只是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认识。”等探长走后，他气急败坏地对管家说：“赶紧打发人把张泽给我找回来！”

晚半晌儿时，张泽一进家门，张毛子就命他跪在地上，问：“孽障，你认识一个叫佐藤的二鬼子吗？”张泽摇头说不认识。

张毛子手中的文明棍就抢了过来：“我再问一遍，到底认不认识？不然，我就去把巡捕房的人叫来，看你还说不说实话！”

一听到巡捕房，张泽就怂了：“认、认识。”张毛子气疯了：“说，我的五十万存款弄哪儿去了！给我说真话，巡捕房都拿着你的画像找上门来了！”张泽耷拉着脑袋讲了起来。

张泽早就在打张毛子存款的主意，听说日本人要攻打天津的消息后，经高人指点，他借了笔印子钱，找了个二鬼子冒充日本人，以开银行的名义钓了一把老爷子，把得手的钱连夜转出了英租界。

听到这里，张毛子举起棍子就打张泽，边打边问：“钱藏哪儿了？”还不停骂着。谁知，张泽却死活不吐核儿。张毛子急了，一把抓起了电话，接通了接线员。





张泽害怕了，忽然像捣蒜一样磕起头来：“老爷子，我对不住您。在转移钱时，被一伙儿道上的人在半道上劫了后手，我正在想辙追查呢！”张毛子脑袋里“嗡”的一下，就嘛也不知道了。

醒过来后，张毛子发现自个儿躺在床上，儿子守在一边。他追问张泽：“这馊主意到底是谁给你出的？！”

张泽耷拉着脑袋，挤出了仨字：“小凤仙。”张毛子气得浑身发抖：“还傻坐在这儿干吗，下手的十有

八九就是小凤仙，赶紧麻利儿去巡捕房报案啊！”张泽应了一声，匆匆离家去报案了。

探长接到报案后，立刻把小凤仙抓了起来，她却把自个儿择得一千二净：“我一个弱女子，哪有这能耐啊，明摆着是有人在陷害我。探长，您也不想想，我真要得了那笔钱，早就跑了，干吗还等着您来抓啊？”探长没了话说，再加上没有证据，只好把小凤仙给放了。



回到饭店后，小凤仙气不忿儿，找了几个小报记者，把这桩儿子算计老子的丑事给抖了出来。天津的老少爷们都说张毛子遭了现世报应，该！让大伙儿纳闷儿的是，究竟是哪个道儿上的人，这么轻松就把张毛子的钱给弄走了？

张毛子看到报纸后，气坏了，一把把报纸给撕了。

这天晚上，张毛子坐着包月车悄没声儿来到了帝国饭店，直奔小凤仙的包房。一进门，就冲着小凤仙竖起了大拇指：“你这招儿忒高明了，现在全天津卫的人都以为我的钱被道上的人给抢啦！”

小凤仙小嘴儿一撇：“为给您祛这块心病，我可在巡捕房挂了号，





您打算拿嘛谢我啊？”张毛子“嘿嘿”一笑：“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姨太太，想要嘛我都答应你！”

小凤仙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赶紧先把正事办了再说吧。我可丑话说在前，当你的姨太太可以，但得八抬大轿明媒正娶！”张毛子一听，乐坏了，撂下一张银票：“没问题，等我把事情弄妥帖后，包你一百个满意！”

小凤仙瞄了一眼银票，问：“到时候，怎么给你那活宝儿子解释啊？”他咧嘴一笑：“我早就想好了，就说总共是一百万，抢走了一半，还剩一半呢。”

离开饭店，张毛子立马来到了租界码头，在货栈库房里见到了藏大洋的木头箱子，他让货栈经理派了辆胶皮卡车，把箱子拉到了法租界的汇理银行。

谁知，银行的人撬开箱子后，却一下子愣住了，里面半块大洋也没有，全是鹅卵石。

张毛子脸色大变，箱子被人掉包了！他二话没说，跟火上房似的，直奔帝国饭店。敲了半天小凤仙的门，里面却没动静。他急忙叫来茶房一问，才知道小凤仙已经退房走人了。他当时就傻了眼，小凤仙卷着自个儿的钱跑啦。

这会儿，张毛子嘛也不顾了，慌忙赶到了巡捕房，把小凤仙出主意，帮他瞒过所有人转移存款的事儿全讲了出来，要求探长立马缉拿小凤仙。

不料，半拉月过去了，却连小凤仙的影子也没逮着。张毛子眼睁睁地瞅着存款就这样打了水漂儿，又气又急，一下子病倒在了床上。

这天早上，张泽忽然急匆匆地走了进来，手里举着一份报纸：“老爷子，您知道是谁把咱家的钱给弄走了吗？是独流镇义和团堂口的后人，他们把这事告诉了报馆！”

张毛子听后惊呆了，一把抢过报纸，看完后心就彻底凉了。他压根儿也没想到，小凤仙竟然是红灯照的后代，她和独流镇义和团堂口的后人合伙，给自个儿挖了一个大坑，得手后跑到了奉天城，说要拿这笔钱买枪买炮，招兵买马，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。

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天津，老爷们那叫一个解气啊，都说小凤仙这鹰放得真是盖了帽了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把张毛子到手的昧心钱弄了出来，还用来对付小日本，不愧是义和团的后人啊！

（发稿编辑：赵媛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颖）





## 民间借贷要合法 □ 王秀申

**晓**明这人脑瓜儿灵，前两年在市外贸畜禽公司当了一名“鸡司令”，喂养产蛋鸡。等他掌握了一整套鸡的防疫和养殖技术，就辞了职，回家干起了创业。

晓明先从五百只蛋鸡试养，滚雪球式地发展。短短三年，他的蛋鸡存栏已达到五万只，由此发了家。乡亲们见晓明发了鸡财，纷纷照葫芦画瓢，也学了起来。没过几年，石盘庄就成了专业养鸡村，带动了全乡的养殖业发展。

鸡多了需要的饲料就多。晓明脑瓜儿一转，又看到一个新商机。

这天，晓明给侄子鑫朋打电话：“鑫朋，我琢磨了很长时间，想搞个饲料厂。你考虑考虑，看这活能不能干。”鑫朋脑瓜儿也聪明，听说搞饲料厂，立马回答：“姑父，不瞒你说，这事我早盘算过，肯定赚钱。可这活是个技术活，肯定得有个技术人员。再说了，还要一大笔资金周转。这些困难不好解决呀！”

晓明哈哈一笑说：“你说的都是小事。我听说咱县教委职教中心办学习班，向农民免费传授各种实用技术。你报名去专门学习半年‘饲料配制’，回到饲料厂当技术员，



技术问题不就解决了？周转资金更不用愁，等你回来，咱们搞点‘民间借贷’，从民间借一点不就得了。”鑫朋听完，高兴地说：“姑父，你考虑得真周全！我立马报名学习，保证把技术学到手！”就这样，鑫朋去职教中心学技术，晓明在村里做开办饲料厂的准备工作。

半年后，鑫朋学成回村，饲料厂厂房已经建好，配套机械设备也安装完毕。万事俱备，只要周转资金到位，购回原材料就可以开工生产了。

这天，晓明和鑫朋又聊到周转资金，鑫朋说：“姑父，咱们搞民间借贷，是不是要向有关部门申请，由他们批准才合法？”晓明摆摆手说：“不必不必，就像张三问李四借点钱花，还用谁批准干啥！咱只要不少给利息，有人借给咱就行。”

当天，晓明就联系了印刷厂，印制了一万张10元、一万张30元、一万张50元的集资券。他在村里大力宣传，承诺集资款利息比银行存款高三倍，期限为一年。村民们靠养鸡发了财，家家都有些存款，听说集资券利息高，纷纷抢购。没多长时间，90万元集资券销售一空。之后，晓明用同样手段又筹集到90万元。

一年后，因为饲料厂外欠饲料款过多，眼看集资券到期，晓明却拿不出足够的现金来兑现承诺。村民们就怕逾期的集资款拿不回来，血汗钱打了水漂，便向有关部门举报晓明饲料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。

晓明弄不明白，他只是向民间借了点钱，怎么就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了呢？

晓明急忙去咨询律师。听了律师的解释，他蔫了，感慨地说：“看起来不学法、不懂法真的会犯错啊！”

#### 律师点评：

《民间借贷要合法》故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，即合法借贷的法定界限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企业“未经”有权机构审批，自己做主向“不特定”的广大群众吸收存款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。而反之，“经过”有权机构审批，向“特定”的公民借款的，是合法民间借贷。

故事中，晓明因为客观上存在“未经审批”和向“不特定”广大群众吸收存款，他显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里。

（题图：张恩卫）



· 东方夜谈 ·

李掌柜一念之善，施舍了乞丐一口茶汤，而乞丐许诺的回报，却让李掌柜无法相信。

# 茶汤

□ 毛翔鹏



北宋末年，江南江宁府有个开茶馆的年轻人，姓李，人们都叫他李掌柜。李掌柜熬得一手好茶汤，因而客人络绎不绝。

那日黄昏，街上行人渐渐少了，茶馆里的客人们也渐渐离去。李掌柜见时候不早了，就准备打烊了。在关门的前一刻，李掌柜听见门外传来一声沙哑的喊声：“掌柜的，能否赏口茶汤？”

李掌柜探出头一看，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蜷缩在门外，像是要断气了一样。李掌柜本想将乞丐撵走，但转念一想，都快关门了，施舍一口茶汤也没什么，就进门舀了一碗茶汤，端给乞丐。

那乞丐接过茶汤一口饮尽。喝完茶汤，乞丐说：“好心的掌柜，谢谢你给我的茶汤。我无以为报，但可以送你半生荣华富贵。你愿意听我的吗？”

李掌柜笑了：“你若有荣华富贵，怎么还会出来讨饭呢？”

乞丐摆摆手说：“我快死了，享受不了了。你听我的，三日后，有一队人簇拥着两顶轿子从你门前走过，一顶轿子里坐着那家的老爷，另一顶坐着夫人。夫人有身孕，到你门前，进了门就要临盆。”

李掌柜打断他，说：“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最多孩子出生之后，赏我点钱，也谈不上荣华富贵呀！”





乞丐从衣袋里拿出一株人参样的草药，说：“那孩子出生以后不会哭。你到时候就拿这株野参，混着清明时节的新茶，熬成茶汤，给那孩子灌下，孩子便会活过来。那老爷见你救了婴儿，自然会赏你一大笔钱。”

李掌柜听后，只当乞丐说的是疯话，没有多加理会。

第二天，李掌柜打开店门，见那乞丐躺在外面，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株野参。一摸鼻息，已经断气了。李掌柜起了怜悯之心，拿出点钱来将乞丐葬在了城外。至于那株野参，李掌柜见它值些银子，便小心收好，放在后院的仓库里。

过了两天，当真有一队人马从茶馆门前走过。李掌柜向人打听得知：这是邻县新到任的知县丁大人，从本县经过，顺便拜访本县的知县。第二顶轿子经过茶馆门前的时候，轿子里的夫人掀开帘子，望见李掌柜的茶馆，就要求停下来喝口茶。那丁大人此时也是唇焦口燥，便应允了。

李掌柜赶紧开门迎客。几个老妈子簇拥着挺着大肚子的夫人走了进来。夫人一进店门，就叫肚子疼。几个老妈子说，莫不是要生了？此时再回府已经来不及了，城里的医

馆离这儿又远，只好暂借李掌柜的房间。

李掌柜看到眼前的一幕幕，三天前那乞丐的话竟然一一应验，暗道那乞丐定是高人。又想起乞丐的嘱托，李掌柜走进仓库，翻箱倒柜找出那株野参，又拿出今年清明才采的新茶。

待他赶过来，只听见大家议论说，孩子出生了，可惜是个死胎，出生时哭声都没有。李掌柜赶紧对那丁大人说：“大人，草民有办法让那孩子活过来。”

丁大人只当他说胡话，没有在意，但转念一想，反正这婴儿都已经死了，让他试试也无妨，便说：“那你试试吧。”

李掌柜将野参混着清明的新茶熬成茶汤，然后让人把小孩抱来，往小孩的嘴里灌进一口茶汤，那孩子“哇”一声哭了出来，声音直传到城外。李掌柜又乘机将整碗茶汤给小孩喝下。小孩喝完茶汤后，渐渐不哭了，反倒笑了起来。

众人见小孩活了过来，皆是欢喜。李掌柜仔细看那小孩，眉眼竟然与前几日的乞丐有几分相似。突然之间，李掌柜听到小孩清楚地说了一声：“多谢！”

这一声将李掌柜吓坏了，他



赶紧将小孩还给丁大人，  
害怕得直哆嗦。

丁大人见小孩被救活了，十分高兴，赏赐了李掌柜许多银两，便带着人马离开了。

转眼间十几年过去，那个被救活的小孩长大了。他从小就爱舞枪弄棒，长大后，进京考取了武状元。

那日，李掌柜还在开门卖茶，就听见远远地有人来报：“神威大将军到！”只见一队人马开道，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骑在一匹白马上朝这里走来。李掌柜和客人们赶紧跪下。

青年下马，搀起李掌柜，说：“掌柜的，你可还记得我？”

李掌柜听见神威大将军几个字，心里就已经猜到了七八分，便

说：“丁大人的爱子，如何敢忘？”

青年说：“掌柜的，你可是我的贵人，当初若不是你，我恐怕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。”

李掌柜挠挠头，说：“其实，我救你的法子，是别人教我的。”

青年说：“我知道，那是一个乞丐，对吗？”

“啊？！”

青年低声说：“那乞丐其实是我上一世。我上一世本住在北方，金人带兵屠了我住的村子，我一路逃难到此处。如此之仇，如何能咽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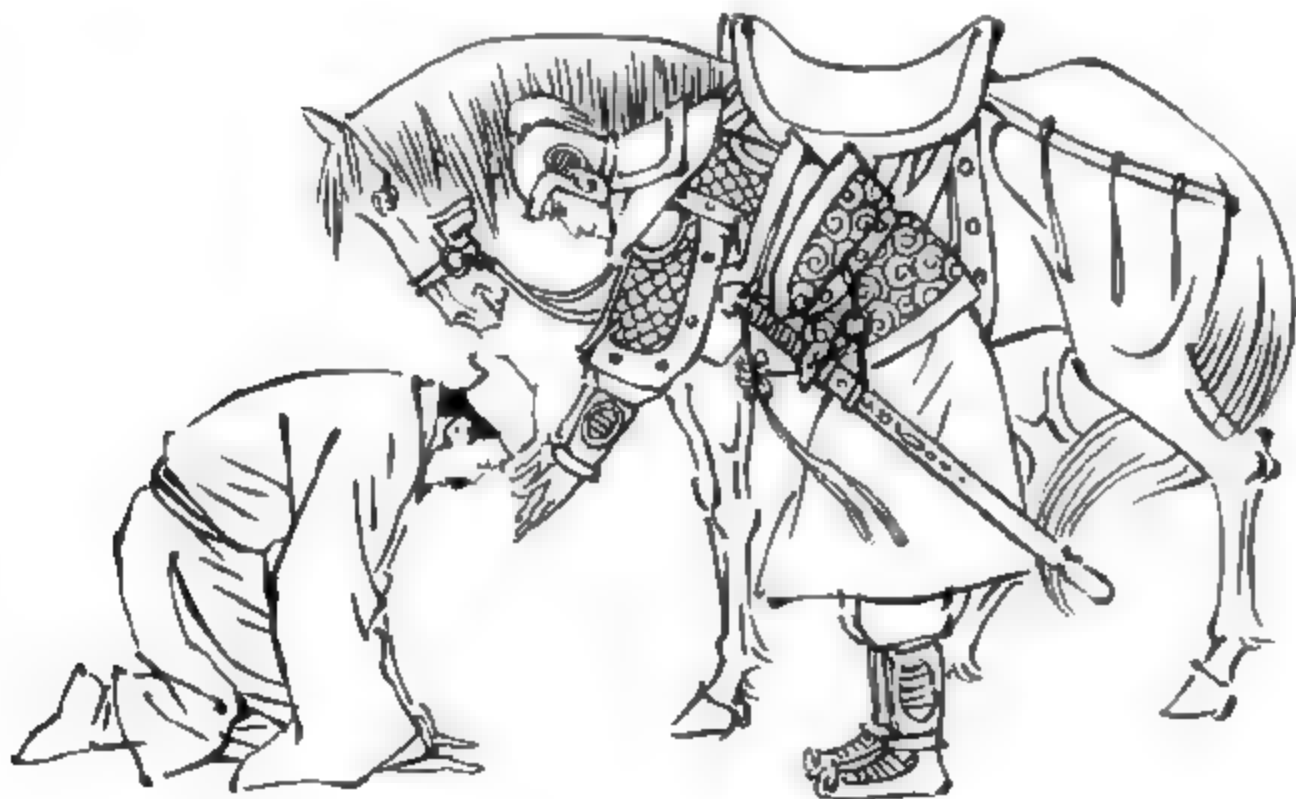
幸好我在路过泰山的时候，遇到一位老神仙，他怜悯我的经历，便泄露天机，说出了我下一世的命路，并给了我一株还魂参。那株还魂参，其实是用来解孟婆汤的。现如今，

我已加入了岳飞岳大将军的麾下，很快便能报仇了。我今日来，主要是来兑现我的承诺的，说好的荣华富贵，绝不能忘。”

说完，青年叫人抬来一箱金元宝，赠予李掌柜，然后便带着人离开了。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

# 阿P失马

□ 孙灿灿

**最**近城里流行来农村骑马种菜，美其名曰体验生活，阿P也赶时髦，开起了农家乐，还带回来一匹小马驹，雪白雪白的，起名小白龙。

有一回，《新西游记》剧组路过阿P他们村，导演相中了小白龙，花钱租下给唐僧当坐骑。这下，小白龙可是大大地火了一把，身价水涨船高，阿P也大赚了一笔，得意得不得了，更宝贝他的小白龙了。

一天夜里，阿P刚要熄灯睡觉，就听到马厩的墙外好像有动静，他想：人怕出名猪怕壮，小白龙因为演电影，也成了明星了。是不是被贼惦记上了？想到这，就披衣下床，

拿出个专门夹狗脖子的狗夹子，守在墙根，屏住呼吸，静静地等待。

不一会，墙被掏出一个洞，从外面伸进一个头来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阿P双手合拢，那人的脖子被狗夹子牢牢夹住，嗷嗷直叫。阿P动作麻利，忙用绳子缠住把柄，把盗马贼给绑上了。

刚绑好，还没来得及报警，就听到村东头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村主任的声音：“紧急通知：村头阿P喂马的草垛着火了，请村民自带水桶赶紧去救火。”阿P一听，急忙把盗马贼用缰绳捆在马厩里，关上门，慌里慌张地直奔草垛而去。

在村主任的带领下，大家齐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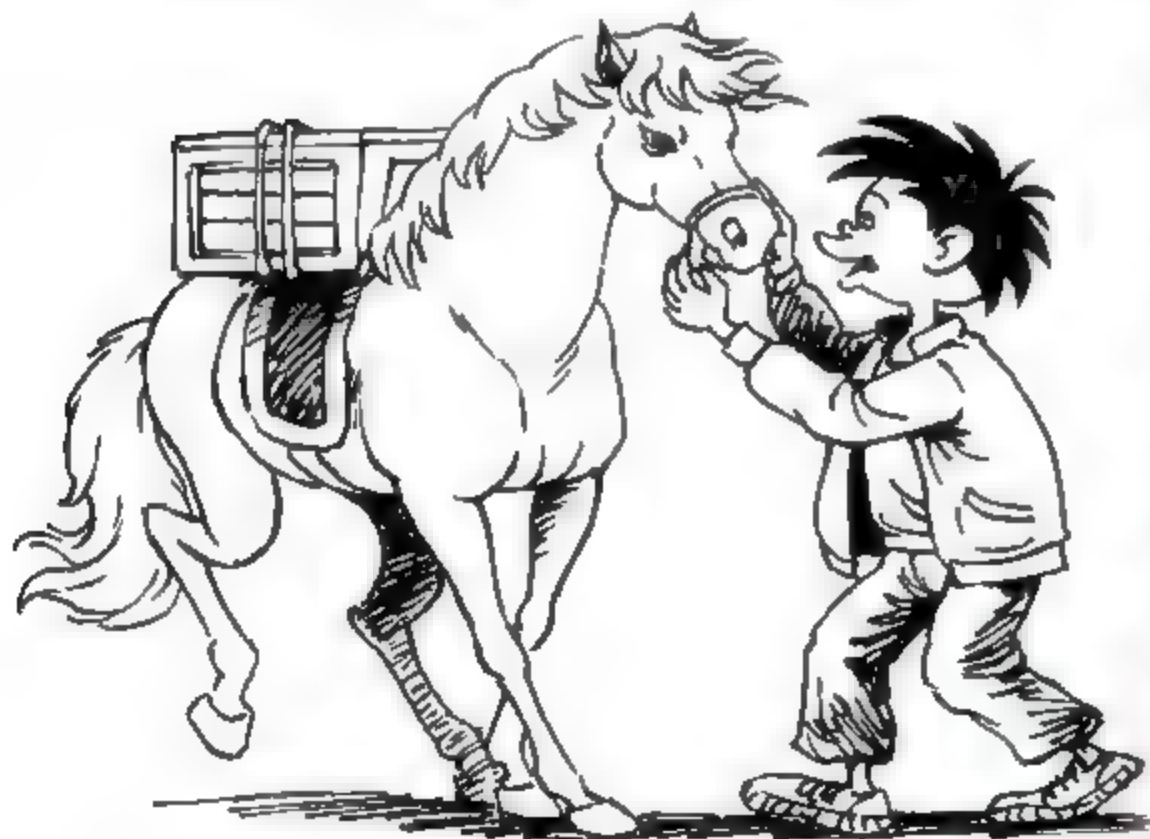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协力把大火扑灭了。阿P对村主任说：“我刚才捉到一个盗马贼，为了救火，我没来得及处理他，现在还被困在马厩里呢！”村民一听说抓到了贼，都很惊讶，前呼后拥跟着阿P回到家。阿P一看不对劲，大门敞着，马厩的门也开着，盗马贼和小白龙都不翼而飞了，这才知道上了当。

其实啊，有两个盗马贼，一个瘦子一个胖子，瘦子被阿P抓住了，胖子就点燃了村头的草垛，使了个调虎离山之计，把阿P给骗走，他再大摇大摆地进马厩救出瘦子，顺手牵羊偷走了小白龙。

阿P断定这盗马贼是个老手，知道小白龙认人，所以，连他喂马时穿的一件破棉袄也一起偷走了。



一起跟来的村民们连忙四处打听小白龙的下落，可阿P却不慌不忙，像没有事一样，坐在门口“吧嗒、吧嗒”地抽烟，说：“别急，也不要找，小白龙一定会回来的！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我阿P失马，肯定是福！”

他这么说着，也没见有人搭理他。大家热火朝天地找着马，可是几天过去了，连马毛都没见着，热心的村民们也累得说不出话来。阿P嘴里嘟囔着，埋怨道：“瞎折腾啥？我说了，小白龙早晚会回来的。”村主任这两天累得要命，听到阿P这么说，一下子爆发了：“我辛辛苦苦是为谁找马呢？你说它会回来，那马呢？回来了吗！”阿P张张嘴，又不吱声了。

几个月后的一天，阿P和村主任正在阿P家院子里吃饭，突然，大门“吱扭”一声开了，村主任扭头一看，高兴地拍了阿P一下：“阿P，你看呀，小白龙真的回来了，谢天谢地啊！”阿P赶忙站起来，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，抱着马头亲了又亲，一边亲一边说：“老马识途，虽然你还是匹小白马，但我阿P真没白养你！”



邻居们听说阿P的小白龙失而复得，也都围了过来，这时才发现马背上还驮着一个箱子。有人说：“这箱子里不知是什么贵重东西呢？要都是钱，阿P可要发啦！真是有福气！”阿P笑着接过话茬说：“这箱子里就是金银财宝，我也不要。塞翁得马，焉知非祸啊！”

这时，门口停下一辆小轿车，下来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男的走路有点瘸，进门就嚷嚷：“冤有头债有主，这回我可找着头了。”他指挥着让众人把箱子卸下来，打开一看，都傻了眼：里面装的是一副拐和骨科使用过的石膏、纱布，还有一些发票。“看到了吗？这是证据，你们得赔我医疗费、误工费、护理费，总共二十万元。”

来人名叫王武，他给大家讲了事情的经过：有一天早晨，他去到街上买建材，半道上遇到一个胖子牵着一匹白马。那人说，他家里急用钱，想把它卖了。王武眼珠一转，出了个很低的价钱，没想到，那胖子立马同意了，还把一件破袄送给了王武。王武拿着那件破袄把马牵了回家，爱干净的老婆不由分说就把那破袄当破烂给扔了。

但是，这小白龙能嗅到阿P的气味时就很乖，若嗅不到主人的

气味就爱发脾气、使性子。王武不知道其中的奥秘，想牵着马在院子里溜达溜达，没想到，小白龙一扭屁股，猛地一蹦，一蹄子踢到他大腿上，导致粉碎性骨折，住了半年的医院，还落下了后遗症。

当时，王武没有看过胖子的身份证，一时找不到卖主。有人给他出主意说，马能识途，你放了它，从后面尾随，不愁找不到卖马人的家。这不，就找到这里了。

王武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的牲口有伤人的毛病，应该告诉买家，买家有知情权，你说咋处理吧！是公了，还是私了？”村主任刚想说一句什么，但他的手机响了，便只好走到一边接起了电话。

阿P却依然很淡定，他笃定地说：“我的小白龙是被偷走的，你不分青红皂白就买，是替盗马贼销赃，罪有应得，你应该去找盗马贼索赔。与我无关。”说着，他斜眼看了看王武，嘲讽道，“再说了，小白龙一看就很值钱，你出这么点，倒是比我还会占小便宜，我甘拜下风！”

王武涨红了脸，执意要求阿P赔钱，双方正僵持不下，只听村主任对着电话那头说了句：“请您稍



· 阿P系列幽默故事 ·

等。”随后走到阿P身边，兴冲冲地说，“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那两个盗马贼再次作案，已经被警方抓获了，案件正在审理中。”阿P和王武顿时都松了一口气。

村主任还告诉阿P一个好消息，省里马术队的一个姓黄的教练，通过《新西游记》发现了阿P的小白龙，仔仔细细研究过它。那天，黄教练在街上看到有人牵着一匹很像小白龙的马，就起了疑心，一路跟着还报了警。所以说，多亏了黄教练，警方才能顺藤摸瓜，抓到盗马贼。

村主任把手机递给阿P，说：“阿P啊，电话那头黄教练等着邀请你去马术队呢！”阿P一愣，接

过电话，只听那头黄教练说道：“阿P先生，我越看越中意你的小白龙，也知道你在养马驯马方面造诣匪浅，想邀请你和小白龙一起加入省马术队，争取在下一届全国运动会上夺得冠军，为我们省争光！”

“只要能为我们省争光，我一百个愿意！”阿P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他吹了声口哨，对乡亲们说，“我说得没错吧？我阿P失马，肯定是福！”院子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（发稿编辑：赵媛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顾子易）



2017年5月（上）动感地带答案

神探夏洛克：夏洛克在打电话时做了点手脚。他一讲到无关紧要的话，就用手掌心捂紧话筒，不让警方听到，而讲到关键的话时，就松开手。这样，警方就收到了这么一段“间歇式”的情报电话：“我是福特……现在……金冠大酒店……和目标……在一起……请你……快……赶来……”

疯狂QA：如图，把每一组数字纵向排列，可以得到I L U，于是可以想到是“I love you（我爱你）”。

111	100	101
010	100	101
010	100	101
111	111	111





十贝勒软硬兼施，把京城鸡王战先生请回府上驯养斗鸡，他本想借着斗鸡发一笔横财，没承想却卷入了一场惊天阴谋。

# 鸡战 乾清宫

□ 吴 嫡



## 1. 鸡王入府

**康**熙年间，各种民间娱乐盛行，京城最流行的就是斗鸡。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普通百姓，都对斗鸡情有独钟。

康熙虽然不像顺治那么喜欢斗鸡，但也不怎么反感。康熙的儿子们，最喜欢玩斗鸡的是老十。他府里有个大院子，养着上百只极品斗鸡，他又从民间征集训练斗鸡的高

手来驯养。

有了贵族带头，整个京城的斗鸡风气很浓，随处可见小斗鸡摊和大斗鸡馆。训练斗鸡成了热门行当，高手也辈出。而在京城中最有名的鸡王，要算战飞龙。

战飞龙是祖传手艺，他驯养的斗鸡，弱能变强，强能称王。不过他人也傲，不愿意被人雇佣，自己在家养了十几只斗鸡，隔些日子卖一只，就足够全家生活。

这天，一个管家模样的人来找战飞龙，一见面就说：“战先生是京城鸡王，我们十贝勒慕名已久，之前就曾请过先生，无奈先生不愿去，这次贝勒爷是诚心诚意请您前



去，希望先生不要太固执了。”战飞龙刚想拒绝，却见那人拿出一样东西，战飞龙脸色大变，苦笑着说：“既然贝勒爷如此诚心，我也不敢再推辞了。我收拾收拾，这就随你们去。”

战飞龙收拾好工具，交代了妻子和儿子几句话。妻子很奇怪，这次丈夫为何会乖乖就范，战飞龙叹了口气说：“天命难违，再说，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。”

到了王府，十贝勒亲自摆酒席迎接战飞龙：“战先生，上次请你不来，这次你终于肯来了。”

战飞龙苦笑着说：“贝勒爷如此厚爱，草民愧不敢当。”

十贝勒哈哈大笑：“这事也是

凑巧，还是你的名气太大，我请不到你的消息不知怎的让太子知道了，他一时高兴，就给我下了这道钧旨，否则我还是请不动你啊！”原来，战飞龙不敢拒绝，是因为太子下了钧旨，那是仅次于圣旨的，别说平民，就是官员也不敢违抗。战飞龙说：“为贝勒爷驯养斗鸡，草民愿意。不过家传之法，密不外传，还请贝勒爷海涵。”

十贝勒点头说：“这我明白，我给你半个院子，未经你允许，谁也不能进，你尽管放心。”

战飞龙又说：“不知贝勒爷想留我到什么时候？”

十贝勒想了想说：“要按我的意思，当然是永远留在我这里才好。

不过我也不强人所难，这样吧，只要你在两年之内，能给我驯出一百只好鸡，我就用厚礼送你回家。”

战飞龙松了口气说：“多谢贝勒爷。”从这天起，战飞龙就待在十贝勒府了，每月的俸禄和赏银十贝勒派人送到他家，只是不让他离府，免得分心。

这天，八王爷在王





府里设宴招待老十。酒过三巡，老八问老十：“听说太子最近帮了你一个忙？”老十“嘿嘿”一笑：“那天进宫，正看见他在玩斗鸡，我随口说他的鸡太弱了，他就让我帮他弄几只好鸡。我说要是我能请到战飞龙给我驯鸡，保证把最好的献给他。他当时就帮我下了钧旨。”

老八沉吟一会儿，说：“他表面上是卖了个人情给你，实际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”老十说：“是啊，皇阿玛虽然不反对他玩斗鸡，但他要为此把外人带进宫里，可不是小事。”

老八点点头说：“也算是阴差阳错，太子和我们一向不和，这次却无意中帮了我们的忙。”老十喝了口酒说：“那是，现在京城各大斗鸡馆都由我控制的，如果能控制每一场的输赢，咱们就再也不缺钱花了。”

老八满意地说：“私盐和人参生意风险太高，只能偶尔为之。斗鸡馆是个好门路，你立功了。皇位说到底是要靠钱来争的，有钱才有人跟着干。”

## 2. 鸡王争霸

再说那战飞龙，自从拥有了斗鸡大院的一半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求

在院子中间盖起一道墙。他亲自指挥工匠盖好鸡舍，里面分了好几个屋子，然后又种树挖坑，弄了很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。那些府里供奉的驯鸡人都隔着墙偷看，却看不明白他在搞什么名堂。

战飞龙把府里的斗鸡看了一遍，对那些其他人赞不绝口的好鸡也只是摇摇头。他跑到市场上买了一群半大的鸡雏，每天人们只听见院子里的鸡叫声，却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训练。战飞龙的待遇是府里最好的，时间一长，那些原来的驯鸡人开始风言风语地说战飞龙就是口气大，是来骗吃骗喝的。

十贝勒虽然不信，但也想看看战飞龙的本事，于是让人去请战飞龙参加府里的鸡王争霸赛。战飞龙推辞两次后，十贝勒亲自来找他：“战先生，我知道你不屑与那些人争胜，不过我希望你能露一手，也免得那些人说些闲言闲语。”战飞龙叹了口气，答应了。

听说战飞龙要应战，其他人早就铆足了劲，带了最顶尖的斗鸡。而战飞龙只拿出一只鸡来，这只鸡看着筋骨还行，铁青羽毛，鸡嘴带钩，爪子长而尖利，确实是良种，就是有些瘦小，比其他斗鸡小一圈。





第一场比赛，是一个驯养人带着他的大金龙上场。一般斗鸡无非青、红、白、黑四色，但这只鸡天赋异禀，羽毛金黄，乃是王府第一猛鸡。战飞龙把他那只铁青鸡扔进圈内，大金龙一见对手，立刻气势汹汹地扑了上去，铁青鸡则显得笨头笨脑的，看着对手不动。大金龙跳起来，一口啄在铁青鸡的鸡冠上，顿时鲜血直流，而铁青鸡仍然一动不动。大金龙又连啄两口，铁青鸡忽然跳起来，迎着大金龙猛啄一口，正中大金龙右眼。大金龙猝不及防，顿时瞎了一只眼睛，形势立刻逆转，铁青鸡的嘴和爪子都十分尖锐，每一下进攻都必见血。很快，大金龙就奄奄一息地躺倒了，而铁青鸡不依不饶，猛咬猛啄，人们还没反应过来，大金龙已经没命了。

第一场比赛成了最后一场，没人再敢把自己的鸡放下场了。十贝勒看得两眼发亮：“战先生真是神乎其技啊，这是最厉害的鸡吗？”战飞龙似乎有心事，淡淡地说道：“寻常而已。”

正热闹时，身后传来一声赞叹：“寻常的鸡就这么厉害？战先生不愧是鸡王啊。难怪我这两天见到太子，他念念不忘你答应给他的斗鸡

呢。”

十贝勒一惊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四王爷正站在人群后面看着斗鸡。十贝勒知道他是太子的人，心里防备，面上却笑嘻嘻地说：“四哥不是出京办差了吗？怎么回来得这么早啊。”

四王爷笑了笑说：“我也是刚回来，和太子述职，水还没喝一口，太子就催着让我来你这儿，问问你驯鸡的事。”

十贝勒纳闷地说：“四哥，你不是不喜欢这玩意儿吗？我记得上次你还劝太子少玩斗鸡呢。”四王爷叹了口气说：“我不喜欢有什么用，皇阿玛都不管，我也管不了。别的不说了，你赶紧把鸡献进去吧。”说完转身就走了。

十贝勒其实很舍不得这只铁青鸡，可老四看见了，肯定会告诉太子，自己把好鸡藏起来不进献。他问战飞龙：“这样的鸡，你还能驯出来吗？”战飞龙说：“贝勒爷放心，这只是寻常水平，我会调教出更好的来。”

十贝勒这才放心，让人把铁青鸡装好笼子，亲自送进宫里给太子。太子如获至宝，吩咐下人小心喂养，每天下朝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这只鸡。



### 3. 血溅当场

再说康熙，平时没事时常会去太子住处走动，以示恩宠。他知道他的儿子们都不是省油的灯，太子能力并不出众，必须他护着才行。这天，他正要出门去看太子，老四办差回京向他请安复旨。康熙问了老四办差的经过后，便叫老四和他一同前去看看太子。

康熙吩咐太监带上圣旨和太子服饰一起去，老四心里一动：这太子虽然当了多年，但一直没有给过太子专用服饰，也没有要求其他皇子见面行君臣之礼，这一次看来是要扶正了。

康熙身着便服，带着老四来到太子居所，太子正在欣赏斗鸡，一看康熙来了，有些吃惊，赶紧上前迎接。康熙看了看那场子里，铁青鸡已经把对手杀死了，正在地上磨爪子。趁这个空当，老四走到太子身边，小声说：“皇阿玛要赐你太子服饰了，你以后就是半君之身。记住，一定要力辞，不能让皇阿玛觉得你早就想要了。”

太子不是笨人，

一听就明白了，微微点头。康熙转过头来挥挥手，太监宣旨：“赐太子服饰，以正太子之名。今后各皇子及大臣见太子要行君臣之礼。”太子心里高兴，表面上却诚惶诚恐，一再推辞。康熙说：“不要推辞了，是我赏赐的，也是你应有的身份。现在就穿上，让皇阿玛看看。”太子接过服饰，又百般推辞一番，最后还是穿上了。

众所周知，皇子只能用杏黄色，而太子可以用和皇上一样的明黄色，这是最大的差别，加上太子蟒袍上的图案和龙是最接近的，远比其他皇子的蟒袍要更像龙袍。太子一穿上明黄色的太子服，果然气宇轩昂。

就在这时，一团青黑色的影子





如闪电般飞扑过来，只听太子一声惨叫，鲜血飞溅！众人都惊呆了，只见那只铁青鸡高高跳起，用尖嘴猛啄太子面部，而更可怕的是那双磨得犹如利刃的利爪，每一下都准确对着太子的脖子伸出，要不是太子反应还算快，拼命捂着脖子，恐怕早就没命了。

康熙也吓呆了，还是他身后的侍卫和老四一起扑上去，把太子护在身下。那铁青鸡在两名侍卫的夹攻下竟然毫不退缩，拼命对着太子猛抓，直到被侍卫乱刀砍死，才停止进攻。

此时太子已经血肉模糊，神志不清了。康熙又惊又怒：“这是什么鸡？如此疯狂凶悍！”老四一边

让人喊太医，一边说：“这鸡古怪，为什么盯着太子一个人咬？”

康熙心里一动：“来人，给我查，这是谁带进来的鸡？”太子哼哼唧唧地说出鸡的来历，康熙勃然大怒，命人将十贝勒抓进宗人府，让老四严加讯问，是用什么方法驯的鸡，为什么会企图谋害太子。康熙知道老四是太子的人，一定不会徇私枉法，放过老十。

老十被抓，急坏了老八。老八一大早就赶到乾清宫求见康熙，康熙知道老八和老十素来要好，因此对老八也充满怀疑：“老十干的这事，你敢说你不知情？你们俩一天到晚在一起，他对你言听计从，这么大的事，只怕你八贤王不会不知道吧？”

听着康熙冰冷的口气，老八吓得魂不附体：“儿臣再大胆，也绝不敢干这样的事。再说，驯鸡做杀手，这种事匪夷所思，从古至今也没听说过啊。”

康熙一拍桌子：“那你们费尽心思地招揽那个姓战的干什么？太子都告诉我







了。身为皇子，花那么大的代价，就为了玩个斗鸡？我看不会那么简单吧！”

老八一下说不出话来了，他总不能告诉康熙，老十招揽战飞龙是为了控制京城的斗鸡馆，谋取暴利吧。康熙虽然不反对斗鸡，但对以赌博为目的的斗鸡，是极为反感的。因此，老八张了好几下嘴，也没能说出合理的原因来。

这时老四求见，对康熙说：“皇阿玛，儿臣奉旨审斗鸡案，老十嘴很硬，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是那只鸡忽然发疯。老十是骨肉兄弟，总不能用刑，因此儿臣以为，应该以他府上那个驯鸡的战飞龙作为突破口，必能审出来。”

康熙点点头说：“就按你的方法去办，一定不能姑息。”

而此时，战飞龙已经逃跑了，就在十贝勒被抓时，府里一片混乱，战飞龙趁乱逃了出去，带着家人落荒而逃。但老四手下有一群高手，他们一路追踪，最终抓住了战飞龙，只是他的家人早就藏起来了。战飞龙进了天牢，一堂审讯下来，就全招了。

战飞龙说，他祖传驯鸡，能把斗鸡驯得凶悍无比，杀伤力极强。但如何让鸡杀人，他却并不会，直

到十贝勒给了他一本书，告诉他照着书里的方法驯。那是一本很古老的书，不知道是哪一朝哪一代走江湖的驯兽高手所著，里面不但详细记载了训练动物表演的方法，还有训练动物杀人的方法，其中就有驯鸡杀人之术。

战飞龙悟性极高，加上本就是驯鸡奇才，居然真的按照书中所写，训练成功了。十贝勒故意在老四面前表演斗鸡，好借机把这只杀人鸡送进太子府，以便刺杀太子。一旦太子毙命，死无对证，就推说斗鸡发疯，到那时自然是朝野中呼声最高的八王爷成为太子，这计策就成功了。只是万万没想到，斗鸡杀人时，康熙竟然就在一旁，还带着侍卫，结果不但没能杀死太子，还引起了康熙的怀疑。

## 4. 神秘古书

康熙看完供状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他知道几个儿子间明争暗斗，想得到皇位。本来他觉得有点竞争可以给太子压力，所以没有管得太严，没想到竟到了手足相残的地步。康熙下了命令，老十圈禁，不许出府门一步。而老八作为老十的同党，虽然没有圈禁，也被臭骂了一顿：“朕平时看你还好，没想到如此阴



险狠毒，皇帝之位也是你这种人能想的？趁早绝了这个念头，还能平安富贵，否则死无葬身之地！”平时拥戴八王爷的大臣们，一看八王一派彻底没戏了，纷纷投靠别的皇子了。

老三就成了这件事的受益者之一。他继承了康熙知识渊博的一面，喜欢读书。他也想争皇位，但表面上却装得十分淡然，召集了一群人，要编一部古今图书集成。他知道康熙喜欢看书，这样做既投其所好，又显得高雅淡然，果然，康熙原本被儿子们的争斗之事弄得心烦意乱，当他看到老三呈上来的图书目录时，心情好了一些，直夸三儿子有气度，有志气，像个堂堂皇子的模样。

老三走后，负责看管老十的老四禀报：“皇阿玛，老十不吃不喝，大喊冤枉，他不承认让战飞龙训练杀人鸡，更不承认给过战飞龙训练杀人鸡的书。”

康熙冷冷地说：“人证物证俱在，他还敢抵赖？”

老四为难地说：“可他不吃不喝，看起来确实不像是装的。他还说，自己不喜欢读书，人人皆知，怎么会读得懂那么一本古老的书，连文字都和现在的不一样。”说完，

他呈上了那本书。

康熙翻开看了两页，皱起了眉头。的确，这本书的内容晦涩难懂，不是学识渊博的人，或是极其专业的人，根本就看不懂，老十怎么会有这样的书呢？康熙吩咐道：“再审战飞龙，弄清楚那书究竟是谁给他的。”

再审战飞龙时，战飞龙仍然一口咬定是十贝勒授意的。虽然不是十贝勒本人交给他的，但是让他驯杀人鸡和给他书的人就是十贝勒府的二管家，这事要说不是十贝勒的意思，怎么可能？十贝勒一听大呼冤枉，要求和二管家对质。

可二管家已经没法和他对质了，二管家在逃跑途中坐的船翻了，掉进水里淹死了。他身上有一张十万两的银票，还有一张纸条虽然被水泡了，但还是能辨认出那是一张借条，借条上盖着皇宫藏书阁的大印，所借的书正是那本训练动物的书。

老四不敢怠慢，立刻将纸条呈交给了康熙。康熙看了看纸条，心头陡然升起疑云。皇宫里的藏书阁守卫森严，寻常是进不去的，因为老三要修纂古今图书集成，才把藏书阁交给他管理。那里面的书是只能在馆里看，不能拿出去的。康熙



仔细看了一下老三刚才给他的书单目录里,并没有这本书。他想了想,交代老四:“把去年藏书阁的清单给朕拿来。”

再说老三,自打被康熙表扬之后,正高兴地在府里喝酒呢,突然接到圣旨,要他马上进宫。他进宫之后,康熙指着他的图书目录说:“这份目录的内容,比之前的藏书阁目录要少,这是为何?”

老三不知道出了什么事,谨慎地说:“皇阿玛,藏书阁的书虽然都是珍本,但有的内容诋毁我朝,有的内容已经不合时宜,因此儿臣带翰林们整理编纂,弃掉了一部分图书,没有编入集成中。”

康熙点点头说:“那些书都还在吗?”老三说:“都在,古今图书集成虽然浩大齐全,但那些没编进去的书也没有销毁,都另外放着呢。”

康熙拿出一份过去的清单,指着上面的一本书说:“你把这本书去给我找来。”

老三看了一眼,心头“咯噔”了一下。他早听说杀人鸡伤害太子的事,也听说过

凶手招认有一本训练鸡的书。他一看康熙指的这本书的名字,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他强作镇定地说:“皇阿玛要看,儿臣这就去找。”康熙微微冷笑道:“你去吧。”

老三来到藏书阁,带着所有翰林找了一个时辰,仍然一无所获,只好回到乾清宫,告诉康熙:“皇阿玛,儿臣遍寻不着。”

康熙“呵呵”冷笑着,从怀里掏出那本书:“你的记性好差呀,这本书你借出去了,怎么能找得到呢?”老三一脸淡定:“皇阿玛,儿臣不明白。”

康熙大怒,拍案而起:“你还敢装糊涂!老四已经查清,老十府里的这个二管家,是三年前你府里







的师爷推荐进去的。你敢说你不认识他？”

老三吓得连连磕头：“儿臣府里有十几个师爷，而且各王府招人时，互相推荐是常有的事。我和老十虽然脾气不同，但从未闹过矛盾，我为何要害他？”

康熙哼了一声：“这话倒问住我了，你为何要害他？如果这事再凑巧一些，太子如果真的遇害不治，老大前年犯错被圈禁了，你就是剩下的皇子里最年长的，当太子的可能性最大。当然，老八也有机会，不过这鸡毕竟是老十的，他想不受牵连是不可能的，算来算去，还是你的机会最大。”

老三大喊冤枉。康熙厌恶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文人杀人不用刀，朕还真是小看了你。现在太子没死，是你的万幸。你从今天起只管编书吧，别的事你就别操心了，否则等到这书编完的那天，没准你却看不到了。”老三浑身冷汗，跌跌撞撞地走了。

老四在一旁提醒康熙：“既然此事是三哥所为，那老十是不是可以放出来了？”

康熙摇摇头说：“老三只是心机更沉，并不代表老十就没罪。战飞龙在他的府上，他怎么可能一点

都没有察觉？想来他本就有这个意思，不过是被老三当了枪使而已。”他感叹道，“太子也是能力不够，道行不深，这些兄弟里只有你还能忠心地帮他。”

老四说：“他是太子，就是半君，儿臣自当忠心。”

康熙疲倦地摇摇头，把手中的书递给他：“送回藏书阁去吧，这事不要外传了。”

老四接过书，因为这几天他一直都在折腾这个案子，这本书翻看过多次，此时自然而然地敞开到常看的一页上。老四愣了一下，心虚地看了看康熙。康熙敏感地察觉到了，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老四赶紧合上书说：“没、没什么。”康熙一把抓过那本书，打开那一页。四王爷额头上顿时冒出汗来。

那一页上写的正是训练杀人鸡的方法，其中指出，鸡看人是分不清长相的，也分不清高矮胖瘦，要想让鸡区别不同的人，主要是靠颜色。驯鸡者须身穿某种颜色的衣服，挑逗斗鸡，并且殴打虐待斗鸡，斗鸡生性凶悍狂暴，必然会拼命反击，时间长了，斗鸡看见穿这种颜色衣服的人就会以命相搏。而如果这人脱下衣服，它就不认识了。



## 5. 幕后是谁

康熙的手忍不住抖了起来，他恶狠狠地盯着老四。老四“扑通”一声跪倒：“皇阿玛，您别多想，事情不会是那样的。”

康熙冷冷地说：“你是不是在战飞龙驯鸡的地方搜到什么了？”

老四迟疑了一下，康熙一拍桌子说：“侍卫呢？跟着四王爷去现场查案的侍卫是哪个？”一个侍卫应声而至，说：“万岁，小人随四王爷去抄检战飞龙驯鸡的院子时，从战飞龙的房间里找到一块明黄色的布，因为没有做成衣裳，按律不算违禁品，四王爷让我们不要再提这件事。小人觉得既然不算违禁品，就没必要在案子中提及，也就没有说过。”

康熙看着老四，老四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块折叠好的布，果然是明黄色的。康熙拿起来看了看，这样一块布的确不违法，但如果做成衣服穿上，那就是大逆不道了。难怪战飞龙驯鸡时不让任何人看，原来他是披着这块布在驯鸡。想到这里，康熙忍不住脊背一阵发凉：“这就是我的好儿子！”

老四颤抖着说：“皇阿玛，事情绝不是您想的那样，太子也被此事所害啊！”

康熙没有说话，他脑子里回想起了那血腥的一幕。太子并不知道自己要赐给他太子服饰，其他皇子也不知道，那么，这块明黄色的布难道针对的一定是太子，不会是别人吗？而整个皇宫里，在此之前能穿明黄色的，只有自己！若真如老四所说，太子只是不知情的受害者，那他为什么在自己赏赐太子服饰时，百般推辞？后来勉强接受，自己命他穿上时，他为何缓慢迟疑？难道他知道自己穿上这衣服会有危险吗？现在想想，如果当天自己穿的不是便服，而是龙袍，恐怕那杀人鸡的利爪就已经划破自己的喉咙了。那鸡的动作快如闪电，太子居然还能护住自己的脖子，难道不是因为事先早有准备吗？

康熙越想越害怕，越想越生气，恨不得立刻把太子从病床上揪起来问个清楚。他刚迈出一步，老四已经抱住了他的大腿，带着哭腔：“皇阿玛，儿臣今天学了一首诗，想念给皇阿玛听，请皇阿玛暂且留步。”

康熙看着他说：“什么诗，快说！”老四说：“是前朝诗人写给武则天的：种瓜黄台下，瓜熟子离离。一摘使瓜好，再摘令瓜稀。三摘尚自可，摘绝抱蔓归。”



康熙何等聪明，忍不住仰天长叹一声：“武则天杀光了自己的儿子，朕不学她。朕老了，朕谁也不杀了。”他拍拍老四的肩膀，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乾清宫，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几岁。

很快，老十被放出来了，老三也没有再受什么处分，太子伤愈后继续当太子，老八也继续培养着自己的势力。这一场血溅紫禁城的杀人鸡事件，似乎就这么过去了。唯一必须死的人是战飞龙，他被判了凌迟处死，然而他在行刑之前自杀

了，没人注意到，他脖子上常年挂着的吊坠，竟然是可以用来自杀的。

三年后，太子因为失德被废，老八因为结党营私受罚，老三变老实了，一门心思地编成了古今图书集成。随后，康熙去世，留下了传位诏书，竟然是谁都没想到的、一直在太子身边办事的老四。

四王爷登基，年号雍正。登基后，他立刻遣散了跟随自己多年的那群武林人士。这些人大多是犯过死罪被他营救出来的，对他忠心到可以随时去死，被人称为血滴子。他们拿到了丰厚的金银赏赐，回到家乡隐姓埋名，同时也隐藏了所有的秘密：比如战飞龙是十年前被四王爷救过的死囚；比如二管家是被血滴子淹死在河里的，以及他身上的借条是伪造的；比如黄布其实是幌子，斗鸡攻击太子是因为老四凑近太子说话时，偷偷在他身上抹了点药……

在那群人当中，有个人拿到的金银数是其他人的十倍，他带着这些财宝来到一个繁华的地方，交给了一对母子。这对母子开着一家饭店，什么菜都有，唯独没有鸡肉可以吃。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杨宏富）







故事会微信号:story63, 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, 参与互动!

## · 神探夏洛克 ·

### 难圆其说

最近,夏洛克探长一直在调查市政府官员詹姆森被害的案子。这天黄昏,他驾车来到海边的港口,在一艘帆船上找到了涉嫌者鲍里金。

鲍里金是詹姆森的朋友,在听说詹姆森被人杀害后,惊得嘴里的雪茄差点儿掉下来。夏洛克向鲍里金询问,出事的时候,也就是案发当天下午两点至四点,他在什么地方。鲍里金歪着头想了想,说:“哦,那天天气很好,中午十二点我驾船出海,不料船开出两小时后,发动机就坏了。那天,海面上一丝风也没有,船上又没有桨,我的船被困在大海中央,无法靠岸。情急之下,我在船上找到了一块大白布,在上面写了‘SOS’,然后把桅杆上的旗子降下来,再把这块白布升上去。”

“哦?”夏洛克很有兴趣地问,“有人看见它了吗?”

鲍里金笑着回答:“说来我也挺幸运的,大概半小时后,就有人开着汽艇过来了。那人说,他是在三英里外的海面上看见了我的呼救信号。后来,他就用汽艇把我的船拖回了港口,那时已近黄昏了。”

鲍里金说完,轻轻地呼了口气。谁知夏洛克却对他说:“鲍里金,请你随我到警局走一趟。”鲍里金的脸“刷”地白了:“这是为什么呀?”

亲爱的读者,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?

## 超级视觉 花生马

大自然在不经意之间,会创造出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东西:比如这张照片中展现的东西,它其实是颗花生,但从这个角度看,又十分像一只小鸭子。



## 思维风暴 一组奇特的算式

这组算式在什么情况下,能够成立呢?请打开你们的脑洞,尽情发挥哦。

$$24+36=1 \quad 11+13=1 \quad 158+207=1$$

### 想知道答案吗?

1.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。
2. 您可登录 <http://t.cn/R6C8jMo>。
3. 购买2017年6月上《故事会》。



动感地带,与您不见不散!上期答案见本期P68。



# 听风者

■ 侯发山



农业局办公室的马秘书身怀绝技，听力非常好，有“听风者”之美誉。

马秘书自己也说，他能够通过聆听胎动，预测孕妇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，是不是双胞胎，是不是龙凤胎。不过，截至目前，还没有哪一个孕妇自告奋勇愿意尝试。

有人会说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。嗨，机会还真就来了。

这一天是个国际性的节日，具体什么节日并不重要，局里上午首先举办了座谈会，然后开展了拔河、跳绳等一系列娱乐性的活动。这些活动都结束后，离中午聚餐还有那么一点时间，有人就提议做个小小

的游戏，测试一下马秘书的听力。

具体步骤是这样的：把马秘书关在办公室里，让人在门外的走廊上走一趟，叫马秘书猜猜是哪一个。

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。马秘书笑咪咪的，一副胸有成竹、志在必得的样子。

游戏正式开始。第一个上场后，刚走两步，马秘书就在屋里叫道：“是傅局长。”

不错，正是农业局的老大傅局长！

马秘书得意地说，傅局长办事果断，雷厉风行，走路也是掷地有声，铿锵有力。这话不免有拍马屁的嫌疑，但他毕竟猜对了，瑕不掩



瑜，大家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第二个也只是走了不到五步，马秘书就在屋里叫道：“是郑副局长。”这一次，马秘书也猜对了，门外走的正是农业局的二把手郑副局长。

马秘书说，郑副局长做事稳重，为人低调，走路也是一样稳重。

第三个是打字员小娟。为了增加难度，小娟特意用平底鞋换掉了高跟鞋。

这也难不倒马秘书。他说，小娟年轻开朗，身轻如燕，走路都像是在跳舞。

第四个是办公室主任老李……

第五个是司机大牛……

第七个是门卫老焦……

第八个是厨师小胖……

局里百十号人依次走过，马秘书都一个不差地给猜了出来。真是神了！

有人说，这要在战争年代，马秘书绝对有用武之地，不说是英雄，但肯定不是狗熊。

“再来一个！”傅局长示意马秘书进屋，然后让老李把大门口拴着的两只狼狗放进来一只。这两只狗一个叫大黄，一个叫二黑。被放进来的是大黄。

狼狗在走廊上遛了一圈。马秘

书猜出来是狗，但没分辨出来是大黄还是二黑。第二趟大黄刚开始走，马秘书就在屋里叫道：“是大黄！”这一次，马秘书除了捕捉狗的脚步声外，还借助了狗的呼吸声。

现场又是掌声、叫好声一片。

这时，从大门口又来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大家都认识，也是马秘书的熟人。老李灵机一动，让马秘书不要开门出来，让他猜猜来人是谁。

凭马秘书的本事，猜出来应该不是难事。

一趟，一趟，一趟……来人在走廊上来回走了五六趟，走得额头上都冒出了汗。呵呵，还真是奇怪，马秘书愣没猜出来。他在屋里丧气地承认失败：不是熟悉的人猜不出来。

哼！来人听到这话，气得扭头就走。“大叔……”在场的人纷纷挽留。

马秘书打开门，看到那人佝偻的背影，张了张嘴，终于叫出了声：“爹！”

“我不是你爹！鳖儿子，半年不见就拿爹不当爹了……”

（推荐者：林飞燕）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



· 民间故事金库 ·

# 接生狐狸洞里去

刘均国



明朝万历年间，有个稳婆叫李氏，据说她接生的手艺很是高超，早产、难产、胎儿横向等等都能一一化解。而且遇到家里贫困的，她连接生的钱都不收，四里八乡的人对她都是感恩戴德，亲切地叫她“李大娘”。

这李大娘的老伴过世早，只给她留下一个病恹恹的儿子，身材消瘦，走路都得拄着木棍，更不要说娶妻生子了。

李大娘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。虽然到处托人说媒，但是哪家的姑娘愿意嫁给这样的人呢？所以李大娘的儿子都快三十了，还是个光棍。

这天，李大娘被请到邻村去，接生了个胖娃娃，主家很是感激，不仅送了钱物，还在家摆了宴席，坚持让李大娘在家里吃顿饭。席间这个劝酒，那个举杯的，最后李大娘感觉有些醉了，又担心病儿子在家没饭吃，所以赶紧道谢，起身回家。

李大娘足踩棉花，一步深一步浅地往家赶，这时越走路越长，天也越黑了。

李大娘有点迷路，正在担心如何回家，只听一阵车铃响起，从远处奔过来一辆四马拉的车子，车子四周挂满灯笼。



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着考究、云鬓高钗的贵妇，见到李大娘就赶紧施礼，向大娘说道：“我家小主人今年刚满一十六岁，头次产子，现在正是危急时分，敢请大娘随我去家里帮助接生。”

虽然这马车出现得很是诡异，但接生本就是李大娘的本分，此时她又喝了点酒无所惧怕，所以就点头答应了。

李大娘随着妇人就登上了马车，只感觉自己如腾云驾雾般，在车里虽有点摇晃，却没有马蹄踏路和车轮碾路的声音。

听了约莫一炷香的风声后，马车停在了一栋大宅子门前。那朱红色广梁大门下的雀替在灯光中显得气派非凡。李大娘还没来得及看清门口的物件，就被那贵妇人一把拉住往门里走。因为走得急，李大娘只是感觉这庭院宽大恢宏，有阁楼莲池，还有重重的假山流水。那走过的长廊和屋瓦都是雕梁画栋，处处显示出这家主人的身份地位。

李大娘被拉进了一

间内室，只见屋里站了数个手足无措的老妇，陪侍的还有十来个年轻美貌的侍女。一看到李大娘，就如见到救世主一般，赶紧拥上前来。李大娘匆匆施礼，就穿过众人来看产妇。

正如那个拉她来的贵妇所言，这个产妇年纪很轻，满身的汗珠和着泪水，已经疼得奄奄一息。李大娘赶紧让人拿水，拿剪刀，拿棉布。李大娘凭借多年的经验看出这个胎儿该是难产加脐带绕颈。

一番折腾，转眼就过了后半夜，眼看着东边的天开始泛白了，李大娘才松了口气，她手里已经抱着个





粉团似的婴儿了。

大娘边把孩子交给其他的妇人，边把连带出来的胎盘也包好送过去。一个老妇人满脸感激地拉着李大娘的手，说：“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本来应该好好酬谢你，但是现在天色大亮了，我们就不能再款待你了。这胎盘你就拿着吧，日后必有大用。”刚说完，就听见东边一声雄鸡的啼鸣，老妇人赶紧让人驾车把大娘带回去。

又是一阵风声，在听见雄鸡叫第三声时，大娘感觉自己像被抛起来的石头，被风吹着，回到了自家门口。转身看去，马车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李大娘回家后发现那放着胎盘的盒子里有个纸条，上面写着：用半个胎盘风干碾磨成粉，温水服下可治公子病症。李大娘心下高兴得不得了，一直担心自己儿子的身体，现在终于有了治疗的办法，便赶紧和儿子商量。

结果，李大娘的儿子却坚决反对，劝她说：“娘，你开始接生到现在，所有孩子的胎盘都是还给主人家，或是直接替人家埋在深土里，不让这胎盘流落，不然对孩子不好。现在你却让我来吃这东西，对这个新生的孩子一定是不好的。我宁可

这样终老，也不能干这伤害他人的可恶事情来。”

李大娘看儿子心意已决，而且自己也是心中有愧，就和儿子一起把胎盘埋在了家里院中的枣树下。

当天晚上，李大娘刚刚关上房门准备睡觉，听见一声“李大娘”的喊声，开门看到昨天晚上的那个老妇人正站在自己院中。李大娘忙迎出去，老妇人再次道谢后，说道：“我本来打算把孙儿的胎盘给你家公子服下，可以让公子身强力壮。不料公子和大娘如此仁义，还为我孙儿着想，把胎盘埋在了树下。不过现在这棵树也得了灵气，结的枣子吃了以后也可以治愈公子的虚弱之身。”说完，老妇人施礼而退。

等李大娘打开大门追出去时，只见一只狐狸模样的动物飞跑着离去。李大娘这才发现，敢情昨天是去狐狸洞里接生了一次。

第二天天亮后，李大娘和儿子说起晚上的事情后，儿子也感叹不已。原来动物有时候也和人一样，是重人情、有人味的。

此后，李大娘的儿子每日服用枣树上的枣子，身体日渐强壮，后来结婚生子，幸福终生。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

# 就差这一块钱

■ 吴水群



牛大富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叫牛大旺，小儿子叫牛小旺。这爷儿仨名字叫得怪牛的，又是富又是旺的，可实际上牛大富一辈子也没富起来，他两个儿子也没怎么旺起来。

哥俩日子过得都不好。不过相比之下，大旺比小旺稍好一点儿。小旺过得不如哥哥，竟把气全撒到了爹妈身上，一生气就埋怨父母：“都是你们偏心！给我哥起名叫大旺，给我起名叫小旺，他大旺，我小旺，我一辈子也别想旺过他！”

遇到这样的混球儿子，日子断难舒心。牛大富把自家的地分给儿子后，找了一间闲置的房子，和老伴一起生活。好说歹说，弟兄俩才

答应每人每月给父母一百元生活补助。

即使这样，牛大富老两口每月收入还是不足四百元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

这天，牛大富兜里已经只剩下三块钱了。上午，他买了一块钱的馒头。回来的半路上，正巧碰见个卖凉粉的，牛大富知道老伴喜欢吃凉粉，犹豫了一下，就买了一块钱的凉粉。可让他尴尬的是，左手接过凉粉，右手往裤兜里一摸，剩下的两块钱不见了。

“哎呀，坏了，钱丢了！肯定是刚才买馒头时掏丢的……”牛大富着急了。

“凉粉已经切下，你不要我卖



· 情节聚焦 ·

给谁去？”卖凉粉的不满地望着牛大富。

牛大富一脸尴尬。就在此刻，正巧儿子牛小旺走了过来，牛大富舒了一口气，赶紧上前拦住他说：“哎呀！小旺……我……的钱丢了……”

牛小旺一听说钱就火了，老爹这是想跟我要钱啊！我每月一百元都给你了，凭啥大街上拦着我要钱？

想到这，牛小旺就生气了，不等牛大富把话说完，立刻把脸一沉打断他说：“丢了钱就赶紧去找啊！我又不知道你把钱丢哪了……”

牛大富以为儿子没听明白，于是赶紧解释说：“钱丢了哪还找得到？我买了他一块钱的凉粉，一摸裤兜钱没了！你先替我拿一块钱垫上吧。”

牛小旺压根就不想掏这一块钱，于是冷冰冰地说：“我身上没装钱！放心吧，生活费到时间会给你送来的，少不了你的！”

当爹的问儿子要一块钱竟然被拒绝。牛大富生气了，开口骂道：“放屁！你出门咋能不装钱？”

这一骂牛小旺火了：“不给就是不给！咋了？包你的生活费哪个月没有按时给你？这还没到期呢，

你要什么要！逼命啊……”

吵得正热闹，牛小旺的邻居来了，知道咋回事后，伸手掏出一块钱就递给了卖凉粉的：“哎呀，不就一块钱嘛……我有，我有……”

邻居是个直脾气，等小旺走后，就埋怨说：“这个小旺真是不懂事！不就一块钱嘛！咋能拒绝你爹？多丢面子？”

卖凉粉的也多嘴，立刻接口附和道：“就是嘛！一块钱都不给亲爹，丢人！这样的儿子真是白养啦……”

这牛大富是个挺有自尊心的人，听了这话，回到家后就生起了闷气。

夜里，牛大富一直睡不着，不由得又想起了白天那一块钱的事。他越想越生气，在屋里躺不住，又不愿意把心中的苦恼告诉老伴，于是一气之下，就悄悄出了屋子。

牛大富不想活了，他打算自寻短见。怎么个死法呢？牛大富思来想去，就想到了喝农药。可自己家里的地都让两个儿子种了，不种地，家里哪有农药？突然，牛大富想起来了，自己有小旺家的钥匙，于是就悄悄去了小旺家里。

牛大富悄悄开锁进了小旺的院子。小旺一家人正在睡觉，根本没



有发现父亲进了家。牛大富来到厕所，伸手摸到一瓶氧化乐果，拧开盖子，一口气就喝了半瓶。看看剩下的半瓶药，牛大富还替儿子着想呢：半瓶药肯定足够送自己见阎王了，剩下的这半瓶药还是留给儿子治虫吧，别都浪费了……

其实，牛小旺刚才听到有人进院子了，他以为是小偷，也没穿衣服，捞起擀面杖拉开门就出了屋子。可他一看爹喝药了，害怕了，吓得赶紧喊叫起来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……”

牛小旺的邻居听到喊叫声赶

了过来。他一看这情形就猜到了咋回事，忍不住埋怨起了牛小旺：“小旺你太混蛋了，都是因为那一块钱的凉粉啊！哎呀，一块钱要了你爹的命啊！”

120急救车及时赶到，把牛大富拉走抢救去了。幸运的是，由于抢救及时，牛大富没有被阎王叫走。

老伴看着病床上的牛大富，放声痛哭。两个儿子尴尬地站在一边，这一折腾，他们才恍然发现，爹妈老了，活着也不容易。大旺摸了摸鼻子，愧疚地对小旺说：“兄弟，咱以后还是对爹妈好点吧，哎，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！”

小旺心有余悸地点点头，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转头对大旺说：“哥，那这医药费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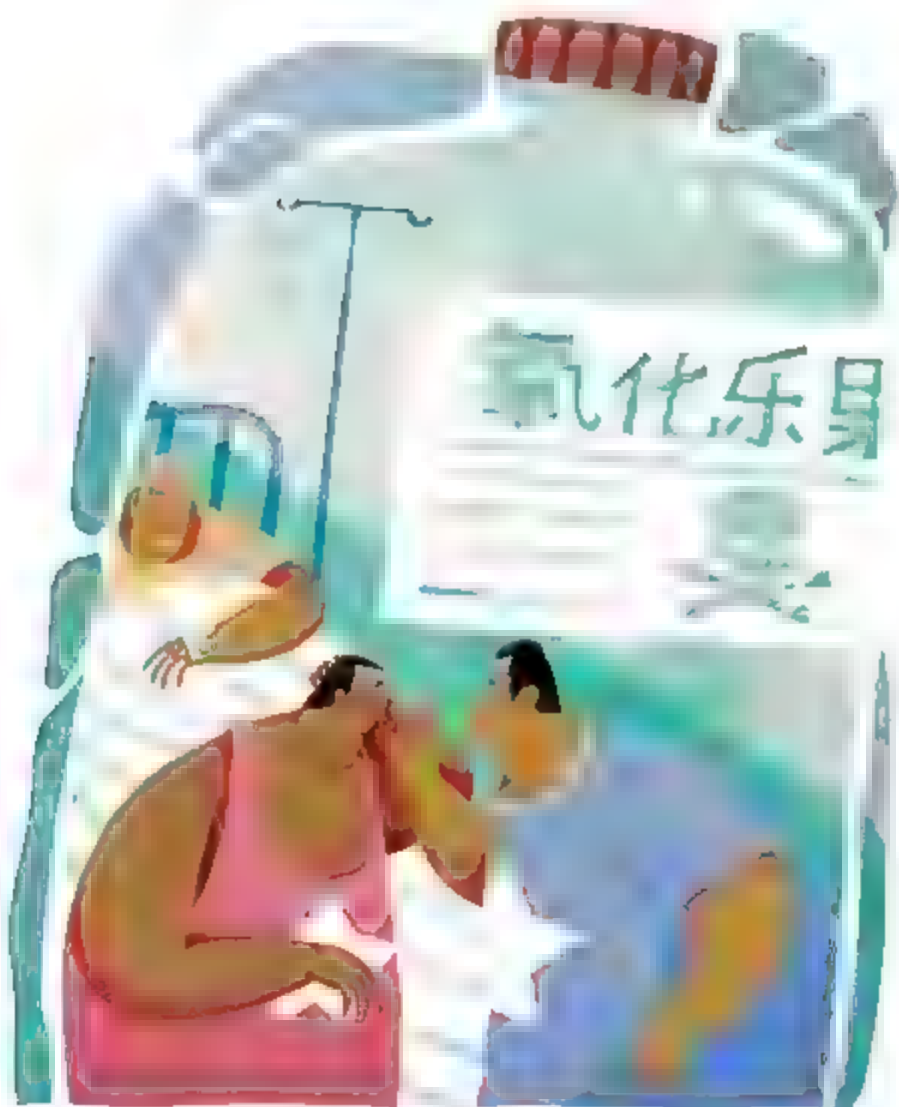
大旺迟疑了一下，咬咬牙说：“当然是兄弟和你平摊了！”

小旺高兴地说：“那敢情好！还有我家那一瓶氧化乐果，要二十多块呢……这钱你也得和我平摊！”

大旺听后立刻较起真来：“要摊钱也是一半的一半，爹只喝了你半瓶药，不信你回去看看，瓶子里还有一半没喝呢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赵媛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

# 特殊服务

■ 金 凤

老马在火车站附近开了家小旅店，既当老板，又当服务员。

这天，老马亲自上街拉客。见到一个出差模样的男人，老马上前热情地介绍他的旅店。

男人听他介绍完，忽然没头没脑问了一句：“你们店有特殊服务吗？”

特殊服务？老马一想就明白了，急忙摇头：“不不不，我们是守法经

营的，绝对没有那种不三不四的服务项目！”男人“哦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其实我已经订了酒店了。”

紧接着老马又拦住了两个刚出站的小伙子，没等老马介绍完，他们就问了一句：“你们那有特殊服务吗？”

老马还是摇摇头说，这个真没有。正失望呢，没想两个小伙子接着说：“那行，就住你那吧！”

拉了一天客，老马总结出了一点，客人分两种，一种是希望有特殊服务的，一种是怕你有特殊服务的。老马顿时有了灵感，他在店门前放了一块广告牌，上面写着七个烫金大字：本店无特殊服务！

广告牌一打出，客房入住率一下子就上去了，好多进店的客人都对他表示，就是冲他那个“无特殊服务”来的，这让老马沾沾自喜。

这天一大早，一个大胡子客人嚷嚷着要退房：“骗人！什么玩意，老子以后再也不住你这店了！”

老马急忙问：“这位老板，你对本店的服务有什么意见吗？”

“意见大了！”大胡子一拳插在柜台上，“你们干吗骗人！”老马反问道：“我们什么时候骗你了？”

大胡子一指门外老马的得意之作，振振有词：“你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服务，干吗要放那广告牌，这不是骗人是什么？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 虹）





# 记忆天才

■ 马凤文

恩看得差点惊掉下巴。

去海曼公司参观前，布莱恩告诉记忆天才：“这次参观十分重要，要留心工人都在做什么，连一根毫毛都不要放过。”

布莱恩声称记忆天才是自己的秘书，两人通过重重检查，顺利进入了车间。海曼的女秘书带领大家参观，布莱恩一边走，一边暗示记忆天才用心记录。

回来以后，布莱恩迫不及待地吩咐记忆天才：“快，把在车间看到的都画出来！”

记忆天才拿过纸笔，神情轻松地画起来。完成之后，布莱恩一把夺过画作，顿时两眼发直，只见画上是一位貌美的女子，纤毫毕现，栩栩如生。

“这是……海曼的女秘书？你画她做什么？”布莱恩怒吼道。

记忆天才怯声说：“她一直朝我抛媚眼，我无法自控。不过，按您的吩咐，我连一根毫毛都没放过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王琦）

布莱恩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老总，近几年公司经营业绩一直不佳，因为竞争对手海曼公司抢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。据说海曼公司开发出了新技术，布莱恩想方设法争取到一个机会，去海曼公司参观交流。海曼早有防备，提出一个条件：进入生产车间之前，要严格搜查，任何记录的工具都不能带入。

布莱恩毫不担心，因为他找到了一个记忆天才，据说可以过目不忘，参观时把他带在身边，就能把整个生产流程都记下来。

布莱恩想考验一下记忆天才，便带他参观自己的生产车间，叮嘱道：“我要你记住这些工人的脸。”记忆天才果然名不虚传，不到半天时间，竟然把车间里上百人都画了出来，布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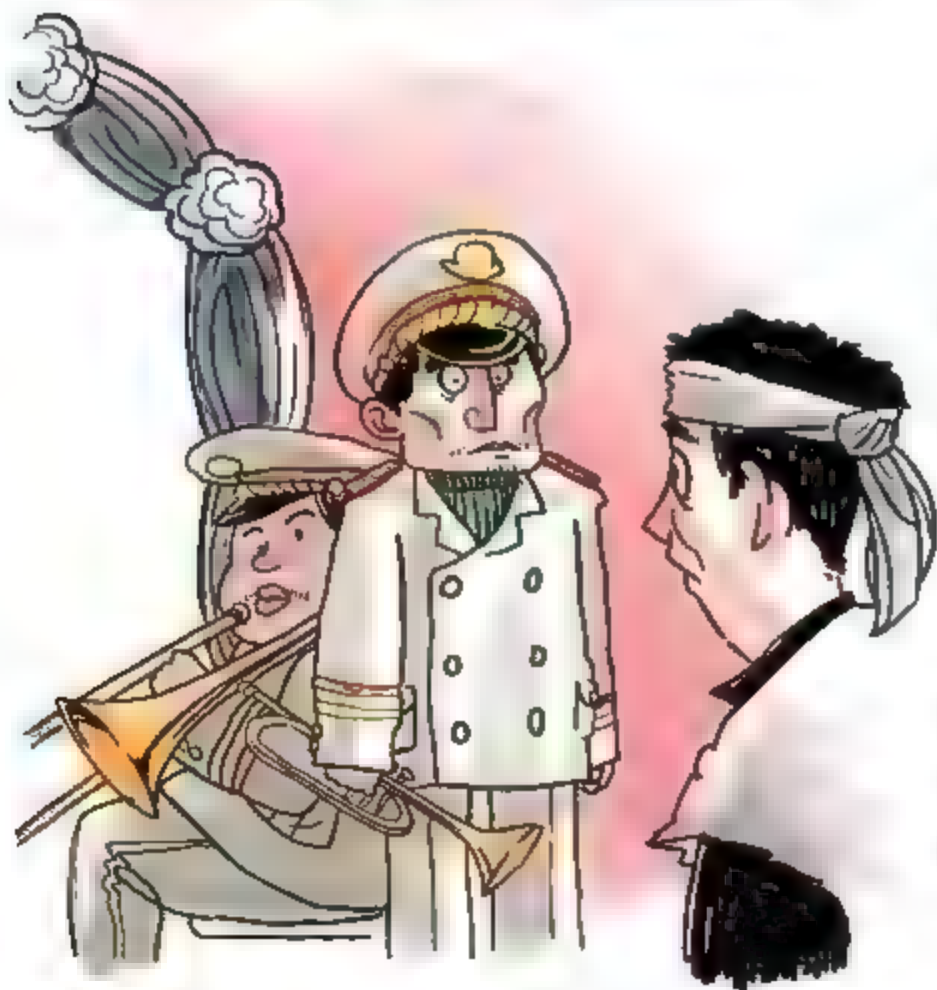


# 今天是个好日子

■ 汪小弟

村里的张老头去世了，他的儿子大头在家里拉起了灵堂，为老爹办丧事。

大头特意找了村里那些喜欢吹拉弹唱的“响器班”，来家里为老爹吹丧送行。“响器班”的人有老有小，十几个人集在灵堂前，“呜里哇啦”吹出的器乐声大半个村都能听得见，



大头不禁很是得意。

突然，大头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原来，“响器班”将一曲《常回家看看》吹得正欢呢。大头立马喊道：“停，停，都给我停下来！”音乐马上停了，大头气哼哼地说：“你们吹的什么呀？常回家看看？我老爹要是常回家看看，我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！”

“响器班”的领头说：“大头，那你说吹什么曲子好？”大头眯着眼睛想了想说：“我老爹在世时当过两个月的村主任，你们就吹那什么《不白活一回》吧。”

领头有些为难地说：“我们这些人都是业余的，平时也没在一起练过，那曲子咱也不熟，就怕串调呀。”

大头一摆手说：“串调没关系，只要不让我老爹《常回家看看》就行。”

顿时器乐声又起，音调不齐的《不白活一回》忽高忽低地吹奏着。大头听了，心想：这还差不多，咱老爹当了两个月的村主任，虽说没干出什么成绩，但也算是不白活一回呀。

大头在器乐声中乐滋滋地收着礼金，可没过多久，灵堂里的器乐声就串了调，大头一听，《今天是个好日子》吹得正欢。

大头一拍桌子正想发火，但看着前来吊唁的人源源不断送上的礼金，他的火顿时又消了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嘿嘿嘿，就让他们吹去吧。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



## 酒鬼相亲

■ 滕建军

有一个青年叫李明，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才，可就是有个毛病，嗜酒如命。就为这，年近三十了，还没娶上个媳妇。

这天，有个亲戚又给他介绍了一个，让他去相亲。以往相亲时，坏事全坏在喝酒上，所以他爹有点不放心，想了想说：“咱在家先练习一下，别人劝你喝酒时，你要怎样拒绝。”

说着，他爹让李明在桌前坐下，拿出一瓶好酒说：“大老远的来了，今天咱爷俩好好喝两杯。”一见到好酒，李明的眼都直了，嘴上连声说着好、好，赶紧将酒杯递了过去。

他爹气得用筷子在他手上狠狠地敲了一下：“刚才不是答应过今天不喝酒吗？你应该客气地拒绝，说你不会喝酒。如果人家非常热情，你就说盛情难却，虽然不会喝酒，但可以少倒一点陪陪您，这样人家就不好意思多给你倒酒了。”

一切都交代好后，他爹才让亲戚领着李明去相亲。本来想这次应该问题不大，可没过多久，亲戚就扶着喝得酩酊大醉的李明回来了。

他爹顿时蒙了，问：“怎么又这样呢？”亲戚摇头苦笑：“唉！别提了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人家看小伙子一表人才，感觉挺满意。老头拿出两瓶珍藏多年的好酒，说大老远的来了，今天咱爷俩好好喝两杯。李明说他不会喝酒，可老头挺热情，说：‘男人嘛！哪能不喝酒？不会可以少倒点，学着喝。’后来李明就说盛情难却，虽然我不会喝酒，但可以少倒一点陪陪您。”

他爹一听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接着，亲戚啼笑皆非地说：“好什么好啊？人家是给他倒了一点点，可他很快就喝完了，然后告诉人家，说他觉着还没学会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

# 胎教

■ 李频道

王大爷去河边散步，他点燃一支烟，悠闲地沿河岸溜达着。

走了一会儿，王大爷发现前方有一男一女，男的在钓鱼，女的在一旁看景，挺着个大肚子，是个孕妇。他一下子想起儿媳怀孕不准他在家里抽烟的规定，心想，现在年轻人“规矩”多，还是离他们远点好。于是，他在距离那对小夫妻百米远的地方，找了

块石头坐下来，打开随身携带的收音机，边钓鱼，边听戏。

谁知，王大爷坐下来不到三分钟，钓鱼的小伙子就急忙收竿不钓了，看上去好像是故意躲开他。王大爷纳闷了，心想，难道这么远吸烟还能影响孕妇？这也太讲究了吧？收完竿，夫妻俩向他这个方向走了过来，到了跟前，大爷忍不住问道：“天还早着呢，怎么收竿了？”

谁知，那孕妇白了他一眼，没吱声。王大爷见状，低声嘟哝道：“我又没在你跟前吸烟！至于嘛！”

走在后面的小伙子听到了，笑着说：“大爷，您老听说过胎教吗？您看，这河中有鸟鸣、有蛙叫、有虫吟，空气新鲜，多好的胎教环境啊！”

王大爷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小伙子轻声说：“我媳妇本来是到河边胎教的，可是让您的戏给搅和了，她有点不高兴，您可别在意。”

王大爷不买他的账，反问道：“你们小年轻真有意思，戏曲就不能胎教了？”

小伙子无奈地说：“能是能，可您老播放的那是啥戏曲呀？一个女人哭哭啼啼的，别说胎教，连我钓鱼都分心！”

望着小伙子远去的背影，大爷愣住了，原来他听的戏是《孟姜女哭长城》。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





# 特殊亲家

■ 潘李君

最终还是咬牙买了一只母狗，取名“小西施”，因为据他观察，王局长的那条狗是公的。

接下来几天，小赵牵着“小西施”在小区公园转悠，果然与王局长的爱犬来了个浪漫邂逅，成功实施了“美人计”。小赵和王局长的共同语言似乎也多了起来，他不由得暗自得意。

半个月后，机会来了，局里要选拔一名科长。小赵自信满满，可几天后任命公告一出来，小赵就傻眼了：他落选了！

这天傍晚，小赵出来遛“小西施”，大老远就看到了王局长和他的夫人。走近时，小赵正想打招呼呢，不料却听王局长说：“这几天倒是没见那个小赵了，他特地买了一只母的马尔济斯，天天来套近乎，不就是想给他的狗配种吗？生下的狗崽那得多值钱啊！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变着法子想赚钱，不过呢，他不知道我们这只早就做了绝育手术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王琦）



小赵在局里工作好几年了，仍是一名普通的职员。最近，他得知王局长搬到了自己这个小区，便想着如何利用“地理优势”跟他套近乎。

小赵发现，每天傍晚王局长都要出来遛狗。妻子灵机一动，说：“有了，你下次好好观察一下，如果他的狗是公的，我们就买一条母的；如果他的狗是母的，我们就买一条公的。只要让狗狗结了亲，我们和王局长就成‘亲家’了！升职的事还不好说？”

小赵连夸这个主意好。次日晚上，小赵便躲在暗处悄悄拍了照片。

周末，小赵和妻子来到宠物市场，要买照片上的狗。一个店主将小赵上下一打量，问：“你们知道这是什么狗吗？这是马尔济斯犬，世界十大名犬之一，成年的至少一万元。”

小赵听了直咋舌，但为了仕途，





# 美女都爱王大爷

■ 任万杰

最近，舞蹈学院看门的王大爷，不堪忍受学院里美女们的骚扰，休假到乡下避一避。美女记者小敏感到这是个大卖点，便立刻前去采访。

到乡下一看，小敏见王大爷正在河边钓鱼。说实话王大爷的颜值让小敏很失望，但这更加勾起她的好奇心。

小敏把采访笔伸到王大爷面前，问：“王大爷，我听说舞蹈学院的美

女们骚扰你，让你不堪忍受，是吗？”

王大爷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可不是嘛，我年龄大了，老伴也没了，儿子孝顺，让我在家养老，可我一闲下来，人就没精神，儿子很着急。自从到舞蹈学院看大门，我可开心了，气色也好，谁想遇到这事。”小敏一听这事还是真的，试探性地问：“王大爷，她们是怎么骚扰你的啊？”

王大爷叹了口气说：“我上班的时候，她们有事没事就跑来和我唠嗑，拿来很多水果，还给我做好吃的喂我吃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哪受得了这个，就想辞职，可领导不同意。”

小敏赶紧问：“这是为啥？”王大爷笑呵呵地说：“他就让我到外面散散心，什么时候想回去再回去。”

小敏不住地夸奖这样的领导好，然后仔细地看王大爷，一直想找王大爷的魅力所在。这时候，天快黑了，不远处一个小青年跑过来，对王大爷说：“老爷子，院长有交代，让您不要太晚回去，不安全。”

王大爷没好气地说：“知道了，我这个儿子就是太小心。我收拾一下，你把劳斯莱斯开过来吧！”

小敏听完一惊，说有些头晕，身体一软靠在了王大爷身上。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 顾子易）





# 微信+报刊订阅网,及时下单、轻松收刊

《故事会》及《故事会》文摘版已全面接入  
中国邮政线上订阅服务

## 故事会

《故事会》：原创性文化综合类杂志，连续5届荣膺“国家期刊奖”，全国9000种期刊中首摘“驰名商标”桂冠。创刊50多年，总发行量10多亿册，超50亿粉丝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，都能听到“我是看故事会长大的”亲切话语，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全民杂志。

《故事会》文摘版：非虚构性、故事体文摘杂志，文摘杂志的“新科状元”。有趣、有料、有观点，谈古、说今、讲故事。一则好故事影响人的一生。

选择《故事会》，就是选择中国好故事！

立即扫码订阅



故事会



故事会文摘版



本报刊订阅和投递服务由中国邮政承担，请在中国邮政公众服务号中进行查询。中国邮政报刊微信订阅统一由“中国邮政”微信服务号提供客户服务。全国统一客服电话：11185-9-2

“中国邮政”官方微信号/网上营业厅

8.18 全新改版上线

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网址：

<http://bk.11185.cn/>



轻松便捷 一键办理

查快递

查运费

查网点

订报刊

买邮票

在线客服



“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”系列八

# ·故事会编辑部特别推荐



“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”现已推出系列八，一共六本：

-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. 悬疑推理《非常推理》 | 2. 惊悚恐怖《夜半口哨声》  |
| 3. 言情伦理《爱情针法》 | 4. 古今传奇《绑架蒙娜丽莎》 |
| 5. 幽默讽刺《乞丐打架》 | 6. 社会写真《绝对宝贝》   |

## 购买方法

- 1、中国当代故事读本系列八原价90元，现优惠价80元。登录故事中国网www.storychina.cn网上书店购买，支持支付宝和20多种银行卡支付；
- 2、登录故事会淘宝官方店shop36332989.taobao.com或扫描二维码进入快捷购买通道！
- 3、可以通过邮政汇款。汇款地址：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74号，邮编：200020，收款人：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，电话：021-6433 8113。



ISSN 0257-0238

CN31-1127/I

国外代号：M156

国内代号：4-225

零售价：4.00元

每月8日出版



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



故事会文摘  
gsh-wz